

偵探小說

文
海
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新 出

通 俗 新 尺 牘

八 角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尺牘六百餘通。分十八類。都八百餘頁。其特色有六。(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二)詞意淺顯明切。解釋甚易。(三)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五)每有一題散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應用。(六)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各加符號。以便檢查。後附各種需要之件。尤便翻閱。



女海賊

第一章

樺村伯爵者。豪貴也。有別邸。關於上澀谷。構造美觀。屋無宏殿。中有
一園。場地數百坪。有臺有榭。有亭。結構天然。饒奇趣。外樹以鐵欄。盤
紆。罨藹。驅車過者。輒引睇焉。顧措紳之第。門禁甚嚴。非第閒人。不得
問津。

天長節。故事。都人士女。聯袂出游。伯爵於是日。開園游會。於上澀谷
之別邸。先期。柬招諸紳士女。載入新聞紙。屆期。入會者。接輪而至。如
瑰貨之輦於都市。無美不臻。會中招待員。目睽睽。注視來賓。某某。爲
華族貴胄。某某。卽其夫人。閨秀。按之名簿。檢視無遺。最占多數者。各

新聞主筆蜂屯蟻聚。今日之園游會。爲交際場中最占名譽者。殆非偶然。

神光炯炯。諸少年環繞園中。假山下。各新聞主筆。則分行布列如陣圖然。

凡百會賓。分席列坐。井然秩然。羣而不亂。一少年倚立於假山下。發一問題。如迅雷震耳。一鳴驚人。曰。咄咄怪哉。女海賊最新小說之最新鮮資料。諸君曾注意乎。此二十世紀之今日。實際出現者。新聞主筆某躍然起曰。君亦新聞社中人乎。不料此奇警之報。爲今日我輩惟一之問題。乃從東西電報得來。兩人正措議間。各新聞主筆凝眸四顧。塔然若喪。若有所求而不得者。

中立日日新聞國野敬治曰。適檢視會員名簿。有東西電報主筆花房太郎其人者。非已入會耶。東都日報主筆荒山毅北曰。盍問之。荒山乃舉右手直立朗聲而呼曰。東西電報主筆。今何在。一人應聲曰。俟命久矣。是時衆人眼簾中有一美少年。色白髮濃。靚妝袷服。顧盼神采。相距數武。搯杖而立。國野敬治注視良久。逡巡而前曰。聞有花房太郎者。君是耶。非耶。少年答曰。良辰嘉會。猥蒙伯爵東招。得與諸君子叨陪。甚幸甚幸。願受教。

假山下之諸翩翩少年。咸大驚失色。不料二十世紀出現之怪物。電馳雷掣。駭人觀聽。陡使東西電報之價值飛漲至十倍者。乃卽此十八九歲之一少年。

第二章

花房太郎神色自若。態度紆徐。各新聞主筆面嚮而立。狀若渴驥奔泉。急求飽飲。爭質問曰。女海賊之事件。君從何處偵來。花房太郎從容答曰。此何足奇。驚詫胡爲者。曰。然則尤有奇於女海賊者乎。花房太郎置之不答。神閒以暇。半晌始言曰。君等欲聞其說耶。恐未見信。轉滋惑耳。現伯爵之女公子登代子姬。又不知何在。奇乎不奇。以伯爵之邸。四面巡警。嚴重守衛。無隙可乘。苟非天仙化人。豈能挾之而飛耶。此等探訪。非別具隻眼。殆莫能知。諸君不信。毋多談。各新聞主筆。瞠目對視。嘿無一語。轉身返立。瞥見假山上。有花冠細腰。手拽長裙。一貴婦人。仙姿綽約。若神人降於姑射之山。移數步。攀

花。枝。越。石。隙。姍。姍。而。來。眼。光。嬌。媚。轉。瞬。四。顧。翩。翩。諸。少。年。對。之。神。魂。飛。越。不。可。捉。摸。

貴族婦女。近喜西妝妖豔。多扮作西班牙意大利美人妝束。然舉止局促。未能盡脫東洋流派。賓客宴會之場。女子隻身步入。每作矜持嬌羞之態。怪哉。此婦人沿途吸新鮮空氣而來。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若未有人寓其目者。

俄傾掀脣微笑。緩聲發問曰。郎君等亦話女海賊事乎。敢問今何在。郎君等受新聞社之重任。任其偵探事實。殆必有最新最近者。願聞其說。荒山曰。貴夫人欲聞女海賊事乎。請自花房氏聽取可耳。此君關於此事頗詳細。荒山與夫人答話時。目數注視花房太郎貴婦人。曳。

長。裙。趨。前。數。步。向。花。房。君。曰。此。少。年。郎。君。卽。花。房。太。郎。先。生。乎。妾。聞。名。久。矣。妾。乃。海。軍。中。佐。芝。浦。吟。一。之。妻。深。雪。氏。女。海。賊。之。性。質。貴。社。探。之。最。悉。願。詳。晰。見。示。何。如。花。房。太。郎。曰。未。之。詳。也。雖。然。僕。亦。略。有。所。聞。女。海。賊。之。姿。態。綽。有。美。人。風。奪。人。目。光。每。在。公。衆。集。會。之。場。顯。露。蹤。跡。夫。人。試。思。之。一。女。子。耳。何。大。膽。若。是。芝。浦。夫。人。冷。笑。曰。苟。無。大。膽。則。一。女。子。何。能。作。海。賊。此。等。事。在。女。界。中。寶。劍。蛾。眉。神。龍。活。現。妾。最。心。醉。之。芝。浦。夫。人。若。故。爲。此。劇。談。戲。論。以。驚。動。人。者。話。畢。引。身。去。復。回。首。一。顧。纖。纖。玉。手。直。指。向。前。一。叢。林。中。曰。盍。往。觀。乎。中。多。奇。趣。語。未。畢。若。電。光。一。閃。隱。身。樹。叢。諸。新。聞。記。者。目。眩。神。迷。不。知。夫。人。所。向。四。座。啞。然。舌。橋。不。下。若。惑。於。狐。崇。者。移。時。神。稍。定。忽。見。一。武。裝。

男子佩指揮刀。着長皮靴。軒然而來。入場所。目灼灼。四顧驟然。問曰。諸君諸君。伯爵家之女公子。登代子姬。未之見耶。僕乃海軍中佐。芝浦吟一也。芝浦中佐。曾留滯倫敦。附居英國公使館。以美男子著名。各新聞記者。爲其一問。心梭跳擲。倉猝莫知所對。一人答曰。伯爵家之女公子。未之見也。君家貴夫人。適來此。芝浦吟一曰。僕之妻。頃養疴於鎌倉海邊。何忽來此。得毋錯認乎。一人答曰。否否。適貴夫人自稱爲芝浦中佐夫人。深雪氏。有目所共覩。無疑。芝浦吟一曰。果如君言。怪哉。此女。誘伯爵之女公子者。殆卽此惡奴之詭計乎。言次。中佐面顏漸漸變蒼白色。神情恹恍。

第三章

雖然花房太郎既知伯爵女公子失所在其必獨訶貴婦人之僞變相出其靈敏手段使登代子姬之隱蹤及僞夫人底蘊畢露何彼此接談不一語及此各新聞主筆揣度良久於是話機躍躍喉間隱然有聲國野敬治問花房曰登代子姬失所在君於何見之花房曰彼時園游會之位置多一人少一人此卽證據國野敬治曰花房君誠別具隻眼者耶適彼婦僞冒海軍中佐芝浦夫人深雪子君何不注意語至此環伺其旁者若人人腦際浮一疑團待剖決者花房直截答曰彼僞變相之夫人從假山上瞥見之射入腦中僕卽訶知之荒山聞之厲聲誚讓曰君既訶知其僞何不走告警官且邸外警察一舉步間耳或者走告警察一輾轉恐猶有他變則何不目睨我輩示

之。以。意。咄。咄。花。房。曰。君。言。良。是。但。善。偵。事。者。必。先。刺。其。懷。挾。何。物。而。眼。光。又。不。可。直。注。神。色。從。容。佯。爲。不。知。僕。於。此。等。事。誠。不。敢。多。讓。倘。如。諸。君。所。爲。偶。一。顯。露。彼。緋。絹。手。帕。中。所。藏。爆。裂。彈。亦。大。危。險。哉。諸。君。幸。未。之。見。耳。是。時。荒。山。等。聞。其。言。面。面。相。覷。魂。魄。飛。喪。最。驚。訝。者。爲。芝。浦。中。佐。

花。房。又。曰。彼。持。爆。裂。彈。數。枚。來。神。色。若。伺。物。之。狸。奴。倘。屬。目。於。彼。者。爲。之。覷。破。一。爆。裂。彈。可。斃。十。數。人。不。僅。僕。一。人。見。殺。恐。諸。君。亦。將。濺。飛。沫。拋。血。肉。於。太。空。矣。僕。之。不。敢。發。言。者。豈。僅。畏。女。海。賊。乎。衆。乃。大。驚。而。呼。曰。女。海。賊。女。海。賊。花。房。曰。然。哉。然。哉。女。海。賊。之。首。領。高。濱。千。浪。是。也。

花房君受辯難駁詰。吐此氣焰。四座皆驚怖。無顏色。而態度溫雅。仍若深自歛抑者。

第四章

自鎌倉停車場二里許。入由比濱之松原。有望海樓一軒。建築仿西式。四面飛廊。潔無纖埃。欄外一帶玻璃窗。內置洋式藤製寢椅。開窗眺望。波濤洶湧。海天一色。檣影上下。若隱若現。樓閣玲瓏。中有一綽約仙子。年二十三。四束髮。爲英吉利銀杏式。雲裳幽素。不着紅紫。病後顏色微黃。如海棠經雨。容光稍褪。遙望之。不啻廣寒宮中人也。門外樹表札。大書芝浦二字。乃海軍中佐芝浦吟一夫人深雪子。海濱養病之別墅。

夫人斜倚藤椅。手披新聞紙。目數行。大驚失色。手震顫不已。適庭前老僕來。髮蒼白。面皺螺紋。性樸訥。無右腕。過憑欄。侍立玻璃窗外。請於夫人曰。今日新聞紙。載何新聞。深雪起。推玻璃窗。橫倚藤椅。答曰。怪哉。今日新聞紙上。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鐵藏爺。奇絕奇絕。鐵藏曰。殆非女海賊事耶。夫人曰。女海賊是女海賊。今又演出一大奇劇。蓋是日伯爵開園游會。而女公子登代子。忽失所在。揆度情形。殆必爲女海賊所劫。鐵藏曰。奇絕奇絕。夫人曰。不僅此。彼女海賊且敢冒妾名入場。鐵藏愕眙久之。曰。雖然。當日中佐在席。女海賊敢僞冒作夫人。此必有一段轟轟烈烈之奇劇。夫人取時計視之。曰。已到汽車時間。須臾。中佐君歸來。便悉。

談次。門外。轎轎。有。停車。聲。夫人。曰。速。速。郎。君。歸。來。老。僕。鐵。藏。匆。遽。而。出。甫。踰。闕。自。語。曰。中。佐。歸。來。耶。再。一。舉。趾。曰。非。也。胡。來。一。女。客。

第五章

女。客。探。手。衣。囊。出。名。刺。一。紙。老。僕。引。之。入。接。應。室。持。名。刺。呈。夫。人。深。雪。子。見。其。署。美。德。利。三。字。以。素。未。謀。面。使。老。僕。詰。以。來。意。女。客。曰。苟。見。夫。人。自。有。所。陳。說。鐵。藏。此。時。凝。眸。注。視。女。客。服。裝。頗。似。華。族。妝。束。束。髮。爲。夜。會。髻。簪。頭。金。剛。石。爍。爍。奪。目。豔。婧。莫。匹。不。得。已。請。夫。人。與。之。見。女。客。前。致。敬。禮。眼。灼。灼。視。深。雪。不。瞬。深。雪。讓。坐。女。客。亦。坐。深。雪。夫。人。曰。妾。乃。家。主。婦。夫。人。卽。美。德。利。夫。人。乎。女。客。答。曰。美。德。利。三。字。是。妾。假。名。妾。別。有。名。氏。在。也。以。假。名。面。夫。人。誠。失。禮。但。有。不。腆。之。儀。

敬獻於夫人。尙其俯納。言次。手一小皮囊。置於几上。不辨何物。

深雪夫人見其言辭唐突。而又未便厲色相拒。婉辭答曰。妾與夫人初謀面。試諦視之。得毋錯認乎。女客答曰。否否。與夫人雖初面。貴郎君航海歸日本。途次辱承照拂。感甚。深雪夫人曰。殆郎君前居英國時耶。答曰。然。今來申謝貴郎君。不值。將申謝於夫人。深雪夫人曰。雖然。於妾何與。

深雪此時眉睫間。時形顰蹙。而意滋不悅。心中默揣。此等悍惡女客。陡來養病室裏。無端騷擾。果何爲者。女客已識其意。倔强其語氣曰。天長節之園游會。於樺村伯爵之別邸。假夫人名氏者。夫人知是爲誰。深雪大驚失聲曰。噫。然則汝乃彼中之怪婦人。女海賊高濱千浪。

是耶女客色不稍變莞爾微笑曰千浪乃妾之眞名氏也以女海賊爲生涯胡驚怖若此今者非來作生涯來閒談耳請勿高聲高聲則恐將不利於汝語畢手爆裂彈示之

第六章

深雪病後饑膽怔忡突遇此壯佼之女海賊戰慄不已意中以老僕鐵藏雖無右腕然在此慄慄危懼之中苟有一人形影亦覺有所倚賴左右瞻望偏隱而不見若放聲一呼則彼婦必投爆裂彈將爲灰燼千思百慮難脫此凶險高濱千浪復婉聲嬌語曰夫人恐怖何爲妾見夫人齒牙上下撞格格有聲滋不安適以爆裂彈示夫人但瀏眼而已毋多慮且聽妾言夫人受人間之幸福殆不數觀夫人家世

妾知一二。父爲有名巨商大廉八義郎。誰不知者。海外經營商會銀
行汽船等操縱如志。聲勢隆隆。言之咋舌。貴郎君海軍中佐軍人之
敏腕家也。熟於交際。好男兒好男兒之名譽。震於英吉利。語少停瞬。
其鷹瞵鸚視之冷眼。微睨夫人。復曰。妾亦嘗航海於英吉利。僑寓倫
敦市上。初識郎君。面一縷情絲。寸腸固結。自慚躬操賤業。未得侍郎
君側。貴郎君歸國時。同乘日本汽船會社之出雲丸舟中。邂逅天假
良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而妾窺郎君之意。若不一留盼者。由今思
之。誠無足怪。得夫人如此。自應金屋貯嬌。西施毛嬙。直同糞土。雖然。
妾之一身。將何以堪。妾雖海賊。猶是人情。思必達初念。不論千山萬
壑。踏破鐵鞋。必覓得夫人之郎君。取而偕歸。生則同幃。死則同穴。敢

先宣告。

深雪聆至此。神色稍舒。亦不覺十分驚怖。乃厲聲詈之曰。惡奴何言。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郎君乃海軍中佐。爾一女海賊。語未畢。千浪大笑曰。女海賊。女海賊。談何容易。自南洋諸島。遊遍太平洋支那海部。可稱世界的大英雄大豪傑。妾手一指。揮則海洋艦船。隨時聚集。以此大勢力之女子。對於一男子。生之。殺之。惟意所恣。昨於樺村伯爵之別邸。劫其女公子。靈敏手段。登入新聞。夫人當知之。如不信。妾當小有呼遣。立置海軍中佐於妾之膝下。猶運諸掌耳。夫人試凝神視之。姑以今日密告警察之老僕一試。予技。

第七章

怪哉。女海賊世界。可驚。可愕。之奇劇。聚神經之功用。運於思想界。使萬物質。點置之虛寥寂曠之中。隨神思爲起訖。惟精神潔白。志氣高尚。者有此活潑生動之現象。不料今日規模狹小之日本國。於實際上。現出此一大怪物。人耶物耶。將爲世界第一等之評判矣。深雪夫人聞其欲以老僕試技。益恐怖。女海賊緩步向前。啟戶。指謂夫人曰。試觀之。貴僕鐵藏已被縛矣。因貴僕將告警察。故縛於此。夫人瞥見之。毛髮植立。如病中寒栗狀。最可恨者。利用鐵藏爺之無右臂。而縛左手之一臂。鐵藏爺切齒厲聲曰。予少時供職海軍。亦兵曹之丈夫也。力可敵十人。年稍衰。尙足三人敵。右腕被嚙於蛟。遂抱殘疾。今竟見縛。予休矣。但不知何物么魔。來此縛人。殆不生於人間世。

夫人夫人。慎勿撻此女。惡鋒。

第八章

女海賊冷笑曰。汝云魔物。信然。此等魔物。與世界進化相競爭。其賦質。厚薄。善取人類之靈魂。爲作用。若細細研究。豁然了解。大千世界。無一非魔物。大陸中有魔物。海部中亦有魔物。妾等亦魔物之一。但問縛爾者。其形狀何如。試略述之。老僕至是。氣息靜歛。張目注視。針對女海賊。答曰。魔物背低圓而肥。手長面窄而多髭。女海賊曰。是善識魔物者。雖然。尙未也。老僕應聲曰。最怪者。鼻息鼻息。強吹刺人骨。此際猶留呼吸。女海賊曰。然哉。然哉。汝亦知魔物胡自來乎。人與動物。交合所生之子也。我試詳言之。鐵藏聞而大驚。深雪。瞠目。繹舌。若

欲掩耳而走而不能者。

女海賊續曰。世界魔物有二。其一在埃及之氣利摩村。乃英國動物學家瑪斯拉所飼養。引入亞弗利加之內地。其一卽妾所參養。學者命名未定。動物學上人類學上發現此不可思議之物。無從位置。蓋猿進化人退化。退化之人與進化之猿交合所生者。狀猙獷。性慘酷。縛人尙其餘事。甚則剝人顏面之皮。出其尖銳之爪。鋒利無匹。

深雪聽至。剝人顏面之皮。魂從頂上脫氣欲絕。

女海賊曰。如不信。試以夫人如花之面。姑嘗試之。深雪乞憐曰。妾之顏面何足惜。夫人未免薄情。女海賊笑曰。請勿憂。若傷夫人之顏。使美人變爲醜婦。妾又不樂。決不爲此薄情事。魔物妾呼之爲人猿。將

以人猿慘酷性質。畢顯於夫人之前。夫人勿驚。雖然。人猿之慘酷。亦其所業使然。要惟妾之指揮是聽。復冷笑曰。今使剝此僕之面皮。以爲夫人壽可乎。

乃離夫人。越門限。面外衣囊中探取口笛。發怪聲吹之。窗外猙然一物。應聲飛來。深雪轉身不及。避兩手。緊持鐵藏。

第九章

人耶。猿耶。猿耶。人耶。將恣其尖銳之毒爪。飛鳴而奔。鐵藏此時高濱千浪。從玻璃窗見之。忽又以手揮之。使後。若慮人猿之猖狂。有意外凶險者。曰。深雪夫人之郎君。瞬將爲妾所依。郎君不在。故憤而出此。

今日去。遲速唯予命。話畢。引人猿出。霎時不見。駛若流星。深雪夫人怒焉。如擣心。中嘿想。中佐良人歸來。得母遇。諸塗耶。正躊躇間。聞皮屨橐橐。先迴旋於庭者。一聲狂吠。則中佐之愛犬也。犬爲印度種。庭圍旋走。舉鼻四嗅。驟有所觸。厥狀若瘋。顛急追逐。入庭後。小松原中跳擲不止。中佐鳴口笛。始啞然奔歸。芝浦中佐入室。望而大驚。鐵藏縛於柱。深雪鵠立如石像。室四圍怪獸之毛。散亂紛碎。倉猝作色。問曰。一室之中。如此變相。何爲。深雪見良人發聲。陡脫魔境。如嬌如癡。呼中佐曰。郎君若早歸來。當相見。妾被女海賊大辱。垂死。中佐驚訝變聲曰。女海賊乎。女海賊乎。夫人曰。去尙未遠。中佐曰。捕女海賊。乃我之職務也。毋多談。且尾追之。

中佐奮身飛降於庭。愛犬前奔。若解主人意。爲之先導者。芝浦中佐尾犬後急走。潛行小松間。達由比濱。是時波濤沖激。奔騰澎湃之聲。若千萬怪獸。一時嘯於山壑間。

第十章

芝浦中佐昂首挺胸。瞳目四顧。愛犬狺狺。或前或後。至由比濱。一望無垠。躑躅。褻裒。默揣女海賊蹤跡。恐別有捷徑。此間不能飛渡。意欲披榛覓路。折而之。他又恐失之不及。躊躇不決。愛犬是時搖尾嗅鼻。齧齒有聲。跳前數丈。復返顧。若恐主人躑足不前。環繞左右。久之更啣中佐之衣。爲之前導。

中佐追逐愛犬。趨捷若飛。須臾至浪打端地方。渺渺窮溟。鳥飛頓羽。

中佐望而心悸。若有退志。忽見一划船鼓浪而來。頃刻間去。海岸不遠。隨波上下盪漾不定。一少婦搖曳其上。以紅巾繫指端。飄飄然似臨風而舞。見中佐。嚮然一笑。

中佐暗忖。此人似曾相識。但不能記憶其姓氏。腦際凝思。乍見髣髴。忽一轉念。此殆卽女海賊耶。然心中默計。距岸尙有幾許。與其驚而使去。不如甘言誘之。以訶其神色。舉止籌思。乍決。忽見划船上六槳。鳴浪奮駛如飛。倏忽入海天深處。杳無所見。

中佐大驚。口咄咄稱怪。然已遠颺。可奈何。遄回別墅。徐圖計議。斯時鐵藏爺之縛亦已解脫。深雪夫人見中佐歸。具道怪婦人惡狀。鐵藏爺亦述人猿如何毒厲。夫人復向中佐曰。怪婦人戀戀郎君。郎君亦

有同情否。於是將女海賊情詞一一和盤托出。中佐大怒曰。是何言也。彼一女妖。敢對於帝國海軍軍人如此嫚褻無禮。曩冒夫人名氏。廁入伯爵園游會。已幸漏網。今復敢來余別墅大騷擾。蠢爾女賊。真一身都是膽也。言次。髮豎眦裂。英氣勃勃。

深雪夫人低聲緩言曰。郎君試記憶之。適女海賊實言在英國時。與郎君有舊好。航海歸國。又與郎君同舟。郎君試記憶之。中佐凝神注。腦恍然曰。我知之矣。適海岸相遇一婦人。確是女海賊無疑。我曾於倫敦遇之。此女在倫敦時。曾在日本戲館稱演藝師。以演劇爲生活。後將有他往。至公使館請旅行券。來數次。余曾與之通言語。既又於某旅館遇之。頗慤慤。堅邀余過其處。余以其貌雖美。而名譽不甚高。

潔。故未果往。及航海歸日本。舟中又不期而遇。其丰姿如故。但未與接談。窺其意。若有所不滿。足者然。此太平洋航海之事也。

第十一章

中佐言次。似。罕。然。長。思。若。有。所。神。注。曰。余。航。太。平。洋。時。歷。幾。晨。夕。悶。鬱。無。聊。計。程。尙。遠。而。歸。心。似。箭。不。能。奮。飛。上。下。徘。徊。坐。無。定。嚮。一。日。晚。餐。後。酒。微。薰。信。步。至。二。重。甲。板。上。運。動。場。時。明。月。當。空。金。波。燦。燦。蚌。珠。吐。燄。光。眩。人。目。斜。倚。鐵。欄。桿。上。相。思。相。望。路。遠。如。何。久。之。神。倦。睡。意。催。人。意。興。疏。懶。不。欲。下。重。梯。就。臥。於。艙。面。簾。製。之。寢。臺。目。初。交。睫。便。作。睡。郎。遊。矣。言。至。此。時。情。景。實。有。非。思。想。線。所。能。聯。合。者。

深雪夫人與鐵藏同聲曰。殆入夢耶。中佐曰。雖然。要非人世間所能

揣合者。至今恍惚形狀。猶爲心悸。蓋彼時所見之怪物。細細研究之。殆必魔種。

深雪夫人曰。大凡一種魔物。所以能迷信人者。多在野蠻不開化之國。至於國度文明。實不應有此怪現象。然人類之智慧。愈競爭。愈無止境。而物理上之推演者。種類不一。愈研究。愈使人智慧發達。以妾觀之。彼不可思議之魔術。或亦一學派中來耶。

深雪夫人以文明女子理想活潑。娓娓言論。一空魔障。若於物理學上。櫛梳鏡矚。抉摘無遺蔽者。中佐截止其語曰。是非姑勿論。但我輩軍人。何乃受侮於魔物。彼時朦朧中。幻耶。真耶。茫然莫辨。但以手撫胸。似覆一重物。使人力不能勝。盡力拒之。終不爲動。欲大聲呼救。吭

中。又。搯。而。不。能。成。聲。齶。然。瞪。目。一。視。但。見。寢。處。有。一。婦。人。似。即。相。識。
演。藝。師。之。女。復。以。紅。巾。蔽。余。面。余。乃。厲。聲。辱。罵。手。格。之。女。又。驟。變。一。
種。狀。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余。跳。躑。大。呼。奮。身。起。一。傭。亦。從。梯。上。奔。
至。問。其。何。所。見。彼。則。曰。左。右。寂。然。無。一。物。

第十二章

深。雪。聽。至。此。語。中。佐。曰。無。論。人。妖。物。妖。總。之。妖。由。人。興。確。爲。女。海。賊。
無。疑。中。佐。勃。然。曰。大。膽。女。海。賊。我。必。生。致。之。雖。越。窮。溟。冒。萬。險。職。又。
奚。辭。今。日。便。乞。假。一。行。

深。雪。夫。人。曰。姑。俟。諸。他。日。鐵。藏。曰。不。然。英。雄。事。業。乘。機。會。耳。中。佐。曰。
不。捕。女。海。賊。何。以。對。樺。村。伯。爵。況。星。星。之。火。若。不。撲。滅。勢。將。燎。原。女。

海賊爲日本種。捕女海賊。日本人應盡之職務。倘假手於外人。可恥孰甚。今海軍省抱非常之憂戚。謂日本文明之國。出此怪物。恐貽笑於各邦。我旣軍人。勢必滅此而朝食。當立調附屬橫須賀港鎮守府之水雷艇。結隊搜索近海。余卽自請命爲司令官。

深雪夫人曰。遣水雷艇隊捕女海賊。良是。但戰術上事宜預爲規定。中佐曰。利用暗襲。僞作巡洋艦出巡太平洋方面。若航線相觸。卽飛乘水雷艇母艦之武庫號。而艇隊中如銀號、船號、鎌號等。其速率俱迅駛如飛。無論何等快艦。皆可尾而追之。

深雪情詞懇摯。前致敬禮。祝曰。願海軍萬歲。願郎君萬歲。郎君受恩於伯爵深矣。必使騷擾貴族家之女海賊。見縛於郎君之手。酬恩洩

怨一舉兩得。但戰術上之計畫。尙宜十分注意。中佐曰。余非勇而無謀者。夫人勿憂。

鐵藏聞之。狀甚躍躍。嘆曰。僕若非隻手。雖老矣。此行必與主人偕。今無能爲也。恨如之何。中佐曰。爾惟留心家事。嚴密防守可矣。母遠行。鐵藏曰。僕聞命矣。今當出師。願中佐痛飲一觴。與夫人爲別。僕乃整理彈囊。服裝等具。

第十三章

翌日。橫須賀軍港附屬之水雷艇。從母艦武庫號。向太平洋面出巡。輪駛煙飛。衝浪而去。

是時四國與內國接壤之瀨戶內海。有一尋港灣之遊覽船。容與徘徊。

徊。船體極小。約載四百噸不足。而其速力異常勁疾。楔其船尾。曰飛箭號。

飛箭號之外觀。裝飾美麗。綠色槳上部。赭其下部。又飾以金彩。白檣黑窗。樺色船橋。遙睇之。令人目眩。其船員之被服。與海軍士官禮服相彷彿。雖水手伙夫。亦美服麗都。銀製波形之徽章。洵足光耀人眼。雖然。船主爲誰。船長爲誰。末由揣測。惟憶英人貴族某。曩卜居香港。私渡日本。到此。謂瀨戶內海風景幽絕。世界第一之眺望所。愛賞不止。擬買一小島。建築別墅於其上。曾有一水夫洩露其事。

飛箭號二字。雖日本文。而船籍不屬日本。其支那耶。或英領之香港耶。法屬之安南耶。抑屬貧弱之朝鮮耶。殊費猜疑。最可注意者。乘船

客種類不一。有美人、法人、露人、支那人、印度人。日本亦有五、六人。雜其間。脫使船主爲英人貴族某。英人當占多數。何船員之外。侍女耶。給使耶。又多日本之婦人。

船主是非英貴族某。莫之能識。惟一少婦。西裝。嬌豔芬芳。襲人。蹂躪。往來。目逆而送之者。皆豔稱爲美。婦婦自稱爲貴族之妻。頗有權力。船員皆聽其呼遣。似船主。船長亦莫與之匹。

飛箭號下旋備後之尾道港。有一水夫死。更思招補之。登廣告於附近之尾道新報。其廣告文曰。

年齡 二十歲前後之壯健男兒

薪水 月給日鈔百圓

又注云。以家屬無繫累者爲合格。尾道之少年。爭應募者。絡繹不絕。以水夫月獲百圓之傭值。最罕觀。然究無一合格者。非有家屬。卽其體弱。一月前有一少年。不知從何處來。藍縷乞兒。露宿于光寺山之巖石下。往應募。試驗中選。一躍而爲飛箭號百圓傭值之水夫。乞兒體壯健。有英氣。獨口啞。不能言。然世間皮相者。什居七八。亦莫之問。更不知其爲何許人。

第十四章

英國貴族之遊覽船飛箭號。水夫長細谷源三郎。亦日本人。體肥而碩。色黑多髭。望之懍懍可畏。着西裝。見者咸目爲醜男子。趨而避之。一日呼新水夫乞食之啞少年。入水夫室。頗有愛情。以手作勢代口。

語。啞。夫。甚。聰。穎。善。解。人。意。有。時。或。答。以。筆。取。手。冊。書。之。水。夫。長。亦。以。筆。書。其。冊。問。其。姓。名。啞。夫。筆。答。云。玉。蟲。作。助。復。問。以。月。薪。百。圓。無。內。顧。意。將。何。爲。啞。少。年。筆。答。曰。船。不。有。時。泊。港。乎。將。消。遣。於。美。酒。美。婦。水。夫。長。不。禁。大。笑。獨。語。曰。乞。食。兒。之。魂。性。如。斯。如。斯。好。金。錢。將。消。遣。於。美。酒。美。婦。誠。哉。乞。食。兒。雖。然。亦。大。快。樂。事。更。以。手。指。作。勢。告。以。船。泊。港。後。船。夫。規。則。雖。著。港。一。年。不。許。登。岸。爾。其。奈。何。啞。少。年。怫。然。不。悅。書。手。冊。答。曰。無。已。一。年。相。代。之。時。期。來。應。許。登。岸。則。一。年。間。之。給。金。蓄。至。千。二。百。圓。盡。持。以。服。賈。我。有。自。由。權。水。夫。長。驚。訝。曰。貪。哉。此。奴。有。大。欲。存。焉。蓄。金。千。二。百。圓。卽。從。事。商。賈。然。仍。不。許。將。奈。何。言。次。又。以。手。作。勢。示。之。以。意。曰。自。入。船。最。初。時。終。其。身。不。復。能。作。他。業。若。

乘間奔逸。則生命不可復活。曩者希冀脫逃者。屢失策。皆被慘殺。爾其知之。

啞夫面赤作色。啞啞叫不止。若爲之羈絆而不能解脫者。喉間有言。而不能逕吐。木然直立。須臾。彼有權力之少婦。飄飄然曳裙幅而至。四座驚起。羣呼爲美。獨利夫人來。少婦直向水夫長曰。細谷彼啞子。已考驗否。水夫長趨前挺立。致敬禮答曰。已詳晰。嘻。此奴甚可笑。謂月給金百圓。將消遣於美酒美婦云云。少婦頷首曰。姑置之。亦自有用。

第十五章

薄靄微消。流雲吐月。波光浩渺。海色空澄。島嶼隱約。間汽笛一聲。如

虎豹鳴於山壑。一艘鼓浪而出。乃快走艇。自尾道開駛。航行於四坂島。沖船欄上。憑眺有二美人。明眸皓齒。玉貌絳脣。目灼灼作芒。殆如廣寒宮中素娥。下降其一。高濱千浪。其一卽樺村伯爵之女公子。登代子姬也。登代子姬倚鐵欄上。對月思親。淒然淚下。若泉。鮫之夜泣。滴滴成珠。

千浪窺之。乃語登代子姬曰。今宵月明如晝。海波不揚。景色鮮明。大好眺覽。胡鬱鬱不樂。爲登代子哽咽作悲聲曰。此遙天空闊。處不知何處。是東京。千浪曰。女公子欲歸東京。固人情耳。奈女公子所在。父母皆茫然莫識。何試看派遣之水雷艇。如瞽者循途。暗中摸索。曾不得一當。今妾之飛箭號。雖居於此。斯須向太平洋開駛。入煙濤微茫。

中誰得知者言訖大笑。

蓋向疑爲英國某之游覽船者卽女海賊之飛箭號也。所謂貴族某之妻者卽高濱千浪其人也。大膽女海賊神乎技矣。

登代子曰然則如之何將不使妾歸乎。千浪曰譚何容易曩者與女公子出園游會萬分危險登代子曰如夫人言則請早賜妾死母或緩。千浪曰是何言耶將授爾以職胡死爲自今日始勉之勉之妾非好爲口惠以誑人者勿瑣瑣絮語徒聒人耳泣亦何益登代子聞之眩然憂悲淚如雨下。千浪復笑而言曰女公子所言亦自可悲可泣。雖然此間樂姑少安母躁。雖然登代子既抱獨居離別之苦俯仰上下雖在極樂世界而海濤

驚魄。月色無光。觸處皆成慘景。故鄉萬里。孤懸海上。去國日遠。魂魄何依。千浪又時而恐嚇之。時而慰藉之。益悽惻無復人狀。自此登代子。姬日淪陷苦海中矣。

頃之。千浪忽大驚而呼曰。伊何人。伊何人。是時伏於煙囪之影下。若隱若見。有一男子。故千浪驚而大噪。然而彼黑暗中。之男子卒不答。一語及諦視之。又倏忽不見。蓋啞少年。方狙伏而伺之也。

第十六章

飛箭號出全速力。過瀨戶內海。駛行九州沿岸。取航路向男女羣島。水夫室在船底之前部。劃分區域。彼啞少年。玉蟲作助。居第六室。鄰室有黑奴。名卡利。氣異。言語格磔。啁啾若鳥獸。鳴無一能通者。雖有。

口。實。與。啞。同。鄰。作。助。彼。此。言。事。互。以。手。代。口。

飛箭號下旋於男女羣島內之羅加小島港灣。蓋一無名港灣也。同時入港者。汽笛高吼。排浪而止。一快船大於飛箭號。類軍艦者。又新製之潛水艇三艘。潛水艇爲法蘭西最近發明之新式。與彼秀爾斯、拜爾奈、所造海底旅行之「鬧汽拉斯號」略同。其船長船員皆集合各國人種。黑種白種黃種不一色。船長對於飛箭號一婦人。俱表敬意。若非常屈服者。玉蟲作助。注視久之。目不一瞬。

下旋後。黑奴卡利氣。出一烏伊斯克之鱧於甲板上。將舉蓋獨酌。作助。瞥見之。急以手指鱧。示以欲共飲。卡利氣亦以手示拒。意互相爭奪。一落手。鱧墮海中矣。二人木立口流涎。狀若傀儡。船尾忽來一小

舟。舟。上。漁。師。爲。琉。球。人。方。鼓。槳。至。見。鳥。伊。斯。克。鱧。如。獲。珍。寶。爭。撈。取。之。如。魚。之。得。餌。悠。然。而。逝。二。人。益。惘。然。若。失。

琉。球。漁。師。挾。鱧。赴。港。之。隅。登。岸。入。重。巖。深。處。四。顧。無。人。跡。急。碎。其。鱧。若。謂。此。中。佳。釀。拚。一。醉。若。泥。亦。一。快。事。不。料。鱧。內。迺。有。書。一。函。琉。球。漁。師。以。純。粹。之。日。本。語。自。言。曰。好。好。此。物。入。手。亦。大。奇。事。速。操。舟。向。長。崎。行。蓋。此。書。函。乃。一。電。報。發。與。東。西。電。報。社。者。其。文。如。左。

女。海。賊。率。海。賊。艦。隊。五。艘。在。男。女。羣。島。方。面。樺。村。伯。爵。之。女。登。代。子。現。尙。無。恙。惟。日。久。恐。將。不。利。以。我。社。精。確。之。探。訪。大。怪。事。當。不。遠。容。再。報。

第十七章

女海賊艦旋泊男女羣島之小羅加島某港灣。一夜靜時，高濱千浪
驚起惡念，幽閉登代子姬於一別室。登代子思親，雙淚泣不成聲。自
念籠鳥池魚，何從飛躍。時時曠眉蹙額，若有所思。千浪見之，冷語諷
之曰：爾何思？登代子顫聲答之曰：妾今者魂魄戀此矣。夫何思？千浪
復冷笑曰：欺予哉！欺予哉！爾其無隱，苟隱焉？妾滋不悅。雖然，妾殆如
見肺肝矣。渺渺東京，如在天上。父兮母兮，欲一瞻慈雲，恐不可得。請
勿復思。登代子曰：夫人猶是常情，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子乎？千浪
曰：妾豈無父母？豈無兄弟？但巾幗丈夫，剛腸若鐵，憑三尺神劍，斬斷
萬縷情絲，戀戀何爲？妾爲日本產，然日本人亦無一擾擾我懷者。惟
與女公子或有前緣，今日偕居於此。登代子曰：旣蒙不棄，終身不忘。

但妾一弱女子。夢魂不離父母之側。欲求一見可乎。千浪曰。母多言。但使爾見一人。自表同情。何如。登代子曰。彼何人斯。千浪曰。非他船主耳。登代子曰。見船主耶。千浪頷而言曰。然也。其船主向無一人謀面者。惟妾得見顏色。今夕何夕。願爲介紹。何如。登代子厲色拒之。千浪怒目睨之。曰。咄。婉言誘之。爾不聽。爾少小嬌慣成性。我不復能耐。趣從我行。樺村伯爵之女公子。妾爲介紹於船主。有惡意乎。此時千浪叱咤之聲。直震耳鼓。若空中霹靂者。

第十八章

千浪掖登代子走出。其舉動如蜥蜴之銜蝶。飢鷹之搏兔。過甲板。閱其無人。惟電燈冷光。熒熒然射人眼。登代子瞪目一視。寒栗如赤身。

之。脫。寢。衣。滿。面。慘。狀。不。知。涕。泣。之。所。從。出。

下。梯。至。船。底。排。鐵。扉。入。一。室。其。內。有。玻。璃。門。開。玻。璃。門。又。有。一。重。木。扉。啟。視。之。中。有。狹。室。僅。容。膝。室。之。隅。置。寢。牀。及。椅。室。內。之。裝。飾。上。下。四。圍。純。染。赤。色。如。夕。陽。斜。照。楓。葉。濃。處。又。如。塗。抹。以。血。

登。代。子。入。室。意。揣。船。主。何。人。迺。僻。居。於。此。此。中。殆。非。尋。常。結。構。耶。惟。覺。森。然。如。入。閻。羅。室。有。鬼。氣。襲。人。令。毛。髮。聳。立。滿。腹。懷。疑。莫。敢。發。問。忽。聞。千。浪。呼。曰。登。代。子。爾。自。入。此。室。當。絕。思。親。之。癡。念。無。論。如。何。出。聲。戶。重。重。深。閉。不。聞。於。外。惟。我。舟。中。人。或。聞。之。雖。然。皆。我。之。指。揮。是。聽。夫。誰。敢。助。爾。思。之。思。之。

千。浪。語。畢。登。代。子。氣。塞。念。絕。戰。慄。不。成。人。狀。既。而。發。顫。聲。曰。船。主。船。

主。遇。妾。將。何。如。是。時。登。代。子。意。中。惟。有。求。死。之。一。念。

千浪曰。此不可知。但船主年來有神經病。善發狂。遇女公子何如。誠難逆料。能無黑癍。則幸矣。登代子聽至此。變色大驚。千浪曰。母驚不足怪。蓋船主發狂時。若無少婦同室。則大躁而不靜。有少婦則安然無恙。登代子曰。咄。將奈少婦何。千浪曰。若逆船主意。萌逃念。則剝其面皮。登代子氣梗不能作一語。千浪復曰。驚怖何益。有術善解之。即今宵人靜聲稀時也。失時期如此。良夜何。登代子淒然欲絕。復呼吸作聲。自念今夜死期將至矣。忽猛轉身。思逃出而覲面而入者。適有一人不及避。伊何人。則船主也。

第十九章

千浪此時倚玻璃窗側。目睨視登代子。若以癡嬌狀態。亦甚可憐。然視其入此密室。尙萌逃念。又嚙齒隱恨。

船主面目隱莫能見。以多髯而毛亦毳毳。然如絲。棼不可理。口槎枒。若開至耳鼻尖。而銳目灼灼。有電光。手足皆被毛。背低而肉肥。著赤色。西式服。頂赤色之紳士帽。口裂作怪聲。伸銳爪。攫登代子。袖是時登代子已驚絕。仆地氣息奄奄。

千浪俯伏其側。兩手抱之。起呼之曰。醒醒。奈何倒於船主前。速速起視爾。不知船主乎。迺世界無二之動物。或呼曰人猿。或呼曰猿人。或謂全體與人類。食物飲料亦極精美。飲料惟潑蘭地、烏伊斯克、及香餅酒。最酷嗜。至食物無論肉類、魚類、野蔬類。皆縱啖大嚼。舉止亦與

人同睡眠時。善以美人爲枕。呵呵。亦趣事。最近動物學者研究之。尙未得真確學說。妾雖了晰人猿之性質。而未遑發明。惟不解其語言。彼亦不解人語。雖然頗靈慧。善解人意。但性質極殘酷。不能化。且言且摩人猿頂。

登代子氣微舒。有呼吸聲。然目尙閉。不敢瞪視。

千浪又曰。人猿性雖酷。惟對妾極柔順。言無不從。妾倚賴此人猿。降伏多數之英銳。無一幸免於妾之手。若傭僕等有怨言。人猿即以銳爪裂其肢體。無一敢手拒者。彼船主固自爲船主。人猿自爲人猿。此祕密機事。他人莫之能識。吾今無隱乎爾。爾若逆人猿之意。且試其銳爪。無論顏面、或胸膛、或兩髀。當之無不碎裂。爾細思之。能乎否耶。

爲爾計如此良夜能得人猿歡亦佳遇也且言且笑挾登代子近人猿側使人猿樓之卽閃身走室外登代子氣絕欲脫僵若尸仆少頃登代子驚起大哭如狂

第二十章

是時赤室中電燈忽暗忽明閃爍不定淒楚景色無復有人世間想慘哉樺村伯爵之女公子幽此赤室適遭人猿之發熱時期玉質妙齡何堪蹂躪嗟嗟嬌花春豔每見摧於風雨世間憾事孰有過於此者且以一弱女子他處或遇彊暴猶可呼救以求將伯此何地耶入室者如越重關鐵扉後隔以玻璃扉又次隔以木扉重門堅壁勢難鑽穴隙相窺恐天下有情人爲喚奈何爲喚奈何

千浪冷笑而出。人猿熱度驟漲。仰而舞爪。戛然長鳴。登代子幾度悶絕。忽又蘇。一念故鄉。父兮鞠我。母兮育我。今竟訣別於斯。復傾跌伏地。千浪忽又排闥而入。按摩之。若有憐惜意。

忽赤室之暗。陬一少年。疾躍出。繫何人。則彼啞少年。玉蟲作助。是千浪大怒曰。爾胡來此。語未畢。見啞少年。疾出一藥瓶。投人猿面。瓶破裂。藥水二三滴。激入人猿口。頓改狂暴態。靜伏如醉如死。千浪見之。大驚而躍。左右四顧。茫無措手。是時登代子驚極而悲。漸有呼吸微聲。

第二十一章

啞少年隱嘿至此。忽操日本語。出聲呼。登代子曰。女公子。今日第一。

次。危。難。我。能。救。第。二。次。當。在。來。年。春。際。我。不。能。救。矣。雖。然。我。不。能。救。尚。有。他。人。在。彼。時。女。海。賊。當。盡。殲。焉。請。勿。憂。至。翌。日。此。怪。獸。當。不。能。復。起。蓋。已。經。過。一。年。二。次。之。發。熱。期。也。少。年。啞。乎。蓋。一。極。有。口。辯。者。千。浪。聞。其。語。諦。視。之。大。聲。曰。爾。殆。偵。探。乎。不。然。果。何。人。果。何。人。

少。年。曰。余。非。偵。探。余。迺。東。西。電。報。主。筆。花。房。太。郎。

千。浪。恍。然。大。悟。曰。妙。妙。我。黨。祕。密。事。恆。洩。露。於。新。聞。紙。上。固。爾。之。所。爲。今。又。潛。入。我。船。之。密。室。爾。何。大。膽。若。是。少。年。曰。祕。密。事。我。不。敢。吐。露。今。者。來。無。他。爲。救。美。人。之。阨。耳。千。浪。曰。果。得。救。乎。少。年。曰。是。不。可。知。千。浪。曰。可。笑。可。笑。爾。試。一。舉。手。一。舉。足。我。將。拭。目。視。之。

怪。哉。花。房。兩。足。如。釘。著。地。絲。毫。不。能。移。動。掉。首。一。顧。見。千。浪。於。壁。上。

以手按電機。通電氣。壓花房太郎。若干鈞之石。從層巖而下。嗚呼。花房太郎至此。亦危險哉。點滴二三粒之藥水。可以制服極兇悍之怪獸。而一轉移間。己又被電氣之壓制。如溼薪之受束。手足皆無從著力。將以何術解之乎。登代子見之。驚怖。又當何如。

第二十二章

千浪以極靈敏之手腕。頃刻間玩花房太郎於掌上。嘿然思之。怏怏意稍解。掀脣惡笑曰。爾胡弗挈登代子而去耶。戀戀於此。何爲者。花房俯而不答。千浪又曰。今辱爾於此。我誠不樂。但爾筆上光焰灼灼。令人望而生畏。侮人耶。抑自侮耶。今日之大辱。爲從來新聞記者未有之事。雖然。遽致爾於死。恐非人猿意。將緩緩殺爾。以報人猿。請

少待。遂擲電鈴。喚出五六人。皆鼓鬣怒目之。水夫受指揮。以大繩縛花房。

花房既被縛。千浪遂解其電氣。復呼傭者曰。可將登代子掖入前室。彼神經憤踊。可飲以睡眠劑。又曰。彼啞少年玉蟲作助。真名花房太郎。此奴誠膽壯。可牽之繫於船桅。半殺之。羣兇毆畢。然後再監禁於密室。衆應曰。如命。旋來二人。掖花房出赤室之重扉。依然復闔。千浪獨留赤室。抱人猿寐之寢臺。其看護密切。一若妻之對於夫。母之對於子者。爲之摩頂及胸。百計求治。而人猿沉醉如眠。一無知覺。千浪大詈不絕。曰。何物花房。敢施此狡獪。必有以報之。

登代子初脫凶險。又爲惡傭引去。花房太郎被縛於大繩。牽出上層。

甲板懸之桅上。復加大斷檻以墜之。使沉沉下壓。脫登代子見之。必將曰。予亦不知命在何時矣。

第二十三章

水夫長細谷源三郎。頭尖銳。高鼻窄額。逐猛惡之衆水夫。縛花房太郎。牽之出上甲板。肆口謾罵曰。啞奴。啞奴。敢潛入我船。探我祕密事。使得顯露於新聞紙上。雖然。爾之職務。夫又何怪。但爾之口。可僞。啞而身。不可僞。死。斯須間。爾命畢於斯。毋怨。毋悔。毋以爲慘酷。花房太郎。冷笑曰。是何言耶。以慘酷殺僕。乃君等職務。僕有何辭。無論殺我以何法。今日之事。君爲政。僕聽之。蓋君等皆虎狼也。旣陷此巢穴之中。焉得不膏爾齒牙。雖然。請早試之。

細谷聞之。努目而視。曰。乳臭狂奴。敢出此大言。妙妙。遂舉手一麾。命衆水夫。卽懸之桅頂。衆水夫承其指。羣趨而前。力縛花房。兩手反諸後。繫繩之一端於桅頂。引之使上。花房頸直。兩手緊束如酒瓶。然此時。花房太郎大聲狂言。曰。懸我於最高處。若乘風船。飛行於空中。放我眼孔。可一覽世界。無纖悉遺。誠人生一大快事。速速引我更上一層。雖然。我新聞記者也。探訪祕密。乃新聞記者之天職。應爾何國無之。君等野蠻。但知不利於爾。則施其毒技。不知祕密偵探。隨在皆有。倘將此等事。一一發表。將使天下新聞記者。憤氣雲踊。怒不可遏。將以君等爲狗彘不食。而世界紛傳。恐亦非女海賊艦隊之利。且大失天下同情。此非夸言也。日本有一部分。聞君等動作。非常起敬。每

相。聚。而。嘖。嘖。曰。彼。義。士。也。女。俠。也。隱。於。盜。賊。之。英。雄。也。今。果。如。此。野
蠻。必。且。見。棄。於。全。世。界。僕。區。區。一。命。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我。爲。君。等
計。我。故。略。向。君。等。告。

細。谷。欣。欣。然。若。有。喜。色。曰。何。哉。日。本。果。有。一。部。分。大。表。同。情。乎。花。房
曰。然。也。然。也。彼。以。爲。隱。於。盜。賊。之。英。雄。相。集。合。於。此。決。非。尋。常。盜。賊
可。比。此。乃。國。中。有。力。之。團。體。嘖。嘖。譽。君。等。

蓋。花。房。之。大。睨。高。談。皆。出。於。憑。空。結。撰。所。以。爲。此。者。使。衆。水。夫。久。聽。
忘。倦。得。緩。其。須。臾。之。死。既。又。大。聲。曰。君。等。試。聽。之。就。此。等。事。有。一。段
絕。妙。之。言。語。言。之。足。令。人。失。笑。話。畢。然。後。請。就。酷。刑。

嗚。呼。花。房。之。受。縛。於。此。亦。瀕。於。死。矣。而。言。論。自。由。猶。鼓。舞。衆。水。夫。之。

視聽殆履險若夷者耶。然究能自免與否。則誠難深信。

第二十四章

雖然小丈夫處此必且宛轉悲號涕泗交下。其戰栗如鼠。瑟縮如蝟。令人見之有願其速死。不忍目擊其慘狀者。花房太郎則雄辯高談。若謂小兒輩可以束縛我手足而不能箝制我口舌。彼軀殼之一般苦惱所不計也。是殆深明於魂學。者耶。觀其神色從容。復紆徐而言曰。

諸君諸君。如惟求得金錢。爲滿眼耳鼻舌之快樂。而作此海賊。吾知諸君雖愚。不至此。此微特諸君可自信。僕亦敢爲諸君信。蓋諸君亦激於世變。網羅天下之英雄豪傑。聚於海部。藉劫奪作生涯。將以求。

達其目的耳。諸君諸君當以余言爲知己。但海上游行以多得朋儕。結部曲爲勢力。膨脹之預備。僕嘗聞有意識之豪傑竊相聚議欲來歸。附語未畢羣叫曰果何人果何人。

花房太郎注視四圍之水夫如飢待食如渴待飲亟欲求一言以自壯。故意持滿不發。緩言曰姑祕之不爲諸君道。雖然諸君其深信余言之不謬乎。蓋世界上與諸君表同情者不勝枚舉。但今日虐待我種種慘劇。倘傳聞於外恐失天下衆望。諸豪傑之相約歸附者必將裹足不前。一人之生命不足惜。以一人之生命而灰天下豪傑之雄心。至可惜也。且諸君海上之名譽能振於全世界亦非易易。譬諸璞玉亦既有光。譬諸野花亦既有香。諺有之曰強哉武士。夫武士原可。

尊。可。敬。要。非。慘。虐。殺。人。之。謂。若。肆。行。慘。殺。適。成。爲。海。賊。之。本。領。耳。即
殺。人。必。使。就。文。明。之。戮。何。乃。用。此。野。蠻。爲。今。日。之。事。苟。使。我。免。於。船
檣。之。慘。酷。則。花。房。太。郎。願。自。殺。庶。亦。無。愧。於。武。士。道。大。和。魂。乎。諸。君
何。如。卽。不。爲。僕。生。死。計。亦。當。爲。諸。君。名。譽。計。僕。言。止。此。惟。諸。君。納。之。
細。谷。源。三。郎。微。笑。曰。聽。爾。言。姑。不。與。辯。真。僞。但。使。爾。自。刃。死。得。大。快。
未。免。太。不。自。量。花。房。曰。竟。欲。使。世。界。豪。傑。聞。而。切。齒。耶。細。谷。大。笑。曰。
此。等。事。不。使。世。界。看。破。何。以。識。海。賊。之。伎。倆。毋。嘵。嘵。聒。耳。花。房。曰。誠
哉。海。賊。誠。哉。海。賊。之。黨。類。細。谷。曰。雖。善。辯。終。不。能。免。於。高。懸。不。但。此。
尙。有。最。新。最。奇。最。趣。之。刑。法。在。請。觀。其。後。

第二十五章

細谷源三郎呼衆水夫集於前。指揮一切。頃之。果引花房太郎入機關室。縛於斯氣年伊甫之一端。成一蜻蜓抱荷幹形。

細谷笑謂衆水夫曰。今夜姑置於此。俟翌晨向機關室投入於火。此辯伊甫熱度驟增。片刻燒死。以此遣花房太郎。可謂最新奇之死刑。法水夫等同聲喝采。復大譁曰。趣極。趣極。翌日。有大快樂事。又聞水夫等私相聚語曰。較之鼠澆石灰油。燃火有趣。語畢。上下跳躑。皆大歡喜。

花房努目而視曰。二十世紀之今日。尙有此慘殺人事乎。惡奴惡奴。爾殆非人世間物。尙何足言。水夫等譁然曰。毋多言。今日之事。爾決不能逃。乃公手。

終縛花房於辯伊甫。復大肆謾罵。直至夜深人靜時。衆始漸退出機關室。

花房太郎自知命畢。於是心如死灰。身若槁木。緘口不復作一語。室隅俄有一黑物。伏地而起。疑是石炭塊。不料乃同室之黑奴。卡利氣。花房始見之。或以爲又來一厲鬼。不知若何虐待也。黑奴乃忽作純粹之日本語。曰。危哉。花房先生。危哉。花房先生。

花房驚訝曰。怪哉。殆原澤先生口語。適從何來。原澤曰。僕目睹先生懸於船檣。無可援手。然彼時相救。亦無補於先生。花房曰。僕彼時肆口狂論。全屬子虛。然海賊傾聽。足使之意奪神駭。原澤曰。時迫矣。舉手向外。指示花房曰。急向此場所。最深穩。花房曰。脫爲海賊覺察。將

奈何。原澤曰：否。無多慮。彼尙未來。可保無恙。遂探衣囊。出一小刀。悉割斷縛繩。開戶。共躡足出機關室。

原澤曰：僕請從此別。花房先生當一人出甲板。母爲當值士官所見。飛跳入海。此最上策。花房曰：謹如君命。噫。黑奴耶。原澤耶。是一。是二耶。彼女海賊。何無所聞。無所見耶。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世紀之日本國。已占文明進步。凡可駭可驚之事。人人腦筋中。久無此幻象。自出樺村伯爵之女公子奇案。舉國驚怖。互相傳播。以爲不滅此女海賊。一般社會固有有害治安。且國力爲之縮小。今日問題。鮮有緊要於此者。於是羣相集議。僉謂女海賊爲日本人。於實際

上演出如許大奇劇。女海賊之首領。又係日本之一婦人。若不捕獲於日本國之手。貽全世界羞。是時全國若狂。發請求之聲。

芝浦中佐乃率水雷艇隊。巡航太平洋方面。懷抱祕密主義。設計追討。歷時久之。然通國中於此等事。莫不欲先覩爲快。幾無一人不注意者。水雷艇隊初入清水港。有探者來。謂在遠洲洋上。海賊船全被覆滅。風說爭傳遠近。未幾而海賊船又出現於海上。既而又謂艇隊入伊勢灣。尙無舉動。聞者爲之譁然。蓋女海賊之影響。布滿於人人腦中。因急切生疑。念因疑念生怨。謗謂芝浦中佐果何爲者。水雷艇隊又可爲者。胡碇泊港灣。如午睡未醒。沉沉不起耶。

此種謗言。萬口一詞。震徹於芝浦夫人深雪子之耳膜。深雪子憂思。

萬縷如天。半游絲飄蕩。莫測其端緒。與忠實之老僕鐵藏爺。獨居嘆息。雲水茫茫。海天蒼蒼。彼杳無蹤跡之女海賊。如何見捕於芝浦中。佐之手。早日歸來。以塞衆望。互相疑慮。旦夕默禱。其心如轆轤旋轉。往來舍此別無他屬。一日正在憂鬱中。閤者忽報曰。有二貴客求見。視其名刺。則樺村伯爵及其夫人是。

第二十七章

樺村伯爵偕夫人造鎌倉別墅。訪芝浦夫人深雪子。深雪子且驚且喜。躡履而出。肅客入接應室。獻茶點。各致敬禮。婉聲言曰。華門圭竇。辱荷車駕下臨。誠惶誠恐。伯爵以手撚髯曰。夫人謙甚。曩者聞芝浦先生別墅。閑雅幽潔。無半點俗氛。松篁蔽天。蘭蕙盈圃。別有天地非。

人間遇月夕花晨。每欲攜筇載酒。作十日之游。因事不果。來恨甚。雖然。今日豈無事時耶。豈爲游觀來耶。蓋有不得不過訪夫人者。夫人或早知之。伯爵夫人亦柔聲而言曰。芝浦先生爲弱息。抱隱憂。冒險窮溟。探其所在。妾等乃尙未致謝。誠失禮。雖然。妾失登代子。如失左右手。寸腸萬斷。日臥沉疴。如不能起。

深雪侍坐其側。細玩其語氣。察見伯爵夫婦之心。若深有盼望。芝浦中佐者。乃含淚而答曰。妾何敢以此責夫人。夫人與妾有同情焉。妾終朝祈禱。願良人早一日歸來。女公子卽早一日相見。女海賊更早一日捕獲。乃壯士一去。黃鶴音稀。青鸞信杳。奈何奈何。夫良人者。豈惟蒙伯爵不次之恩。爲圖報計乎。良人之身。旣供海軍之職。爲海岸

警備之任務。一日不滅盡海賊。卽一日不能供職海軍。彼寢不安。食不甘。固其所也。伯爵曰。然哉。然哉。

伯爵似言辭蹇澀。不能出諸口。時以手撚髭。少頃。復以手摩擦其面。而發言曰。彼女海賊之事。得諸精密機敏之報。謂彼東西電報主筆之花房太郎。雖一少年。而舉動議論。實一冒險之老偵探家也。出生入死。潛入女海賊之乘船。事盡登載新聞紙上。僕又直接面晤花房太郎。聽取種種較新新聞紙爲詳細。深雪曰。然則女公子報平安乎。伯爵曰。危險不堪言狀。將見污穢於怪獸。幸得花房氏救助。當時逼迫危難。問不容髮。以此花房氏被怨。將見殺。船中有黑人者。救之出。得無恙。願此後益遷怒於登代子。僕與夫人寢食不安。此掌上珠。何忍。

割。愛。嗟。彼。蒼。天。登。代。子。以。何。惡。因。而。遭。此。奇。毒。吾。家。又。以。何。惡。因。而。罹。此。鞠。凶。乎。誠。令。人。求。解。不。得。深。雪。曰。怪。哉。女。海。賊。怪。哉。女。海。賊。樺。村。夫。人。淚。涔。涔。下。發。顛。聲。而。言。曰。彼。怪。獸。有。密。室。一。幢。強。劫。登。代。子。入。怪。獸。之。銳。爪。左。右。攫。搏。森。然。欲。捉。人。是。時。驚。怖。瑟。縮。之。狀。惟。身。受。者。知。之。我。亦。不。能。爲。登。代。子。描。寫。妾。惟。聞。此。語。時。驚。心。動。魄。柔。腸。寸。裂。悲。號。哀。痛。仰。首。呼。天。而。已。慘。哉。慘。哉。嗟。夫。天。下。之。愛。情。最。摯。者。有。過。父。母。之。愛。子。女。者。乎。矧。伯。爵。夫。婦。富。貴。驕。盈。愛。女。如。玩。珠。玉。緘。滕。固。密。絕。無。敢。伺。其。隙。者。一。旦。奪。之。入。驚。濤。駭。浪。之。中。蹂。躪。於。無。人。之。境。其。父。母。聞。之。啼。號。悲。痛。固。有。人。情。所。不。能。忍。者。

伯爵聽夫人言至此。不覺涕泣之漣漣發極悲慘之聲。曰。誠如夫人言。女海賊非生致之。食其肉而寢其皮。不可。雖然。深雪夫人。僕近又有可驚可悲事。入於耳矣。將聞於夫人。不然於心。滋媿深雪子發促音曰。有何可驚可悲事乎。伯爵曰。未得十分確證。不過密得之於東西。電報主筆花房君。雖然。夫人者。海軍將校之夫人也。帝國軍人之妻也。聞之。愼母驚恐。愼勿灑無益之淚。夫人何如。是時伯爵危坐。面容靜穆。淚與聲迸。而故持不發。兩眸注視深雪夫人。不一轉顧。

第二十八章

樺村伯爵一則曰。海軍將校之夫人。再則曰。帝國軍人之妻。不發一

語。而先諄諄及此。深雪子性極靈慧。如晨鐘百六。撞破朝夢。早暗測。良人戰事上之凶報。姑隱忍不稍變顏色。從容進言曰。然哉。然哉。妾海軍中佐之婦。卽帝國軍人之妻。顧名思義。不敢媿辱。幸賜教。其無隱。

深雪夫人雖強作是語。而心搖搖如懸旌。莫知所定。手使之不顫。而足已戰慄。足與手強持之。而齒牙不能固閉。五體若履寒冰。坐籐椅中。亦簌簌作響。與窗外雨打芭蕉聲相應。和樺村夫人不忍覩此慘狀。時以巾僞拭面。佯爲不見。

伯爵乃發聲曰。芝浦夫人今日之事。乃帝國海軍之關係。故東西電報社有警報。但此等警報。非由當局傳來。以當局無一人得生者。深

雪大驚曰。然則此警報究從何人得來。伯爵曰。此蓋由潛入女海賊艦隊之黑人。有祕密電報來。謂水雷艇隊。在九洲沖。與海賊艦隊相衝突。深雪聞之。大驚失色。伯爵曰。夫人勿驚。我帝國海軍之水雷艇。與海賊艦隊遇。謂海軍失利。此風說耳。恐事實上無之。即使有之。亦不能對國民發表。尙堪對全世界發表乎。祕密祕密。此等事。不敢聞於多數國民之耳。而獨聞於夫人。夫人試思何故。若得其端倪。夫人宜如何祕密。蓋此等警急之變報。果爲事實所有。則海賊艦隊之首領。果又何人。此必有虎視鷹瞵之強鄰。遙爲聲援。以陰助其勢。非又一疑問題耶。如此疑問。故不得不抱祕密主義。脫惟女海賊。我水雷艇。可相慶無事。以我國民素富愛國心。今雖不知所在。或在搜索游。

弋。之。中。亦。未。可。料。今。者。突。來。艇。隊。全。滅。之。風。說。倘。夫。人。憂。感。滿。容。大。非。水。雷。艇。隊。司。令。官。芝。浦。中。佐。大。軍。人。妻。之。資。格。芝。浦。中。佐。誠。一。壯。哉。好。男。兒。苟。與。海。軍。艦。隊。共。亡。亦。何。幸。而。得。此。戰。死。之。光。榮。若。猶。爲。纖。弱。兒。女。啼。泣。狀。何。面。目。對。中。佐。夫。人。試。思。之。

伯。爵。言。至。水。雷。艇。全。滅。芝。浦。中。佐。豈。有。獨。脫。於。難。者。其。戰。死。情。態。固。已。隱。告。夫。人。伯。爵。猶。滿。口。枝。梧。勸。使。夫。人。勿。悲。痛。而。心。中。默。念。夫。人。之。失。所。天。悲。從。中。來。不。覺。涕。泗。橫。流。如。貫。珠。線。絕。深。雪。相。視。而。泣。不。識。情。絲。萬。縷。海。風。吹。斷。何。處。矣。

第二十九章

芝。浦。中。佐。自。出。師。海。上。久。未。報。捷。夫。人。獨。居。深。念。層。楹。空。掩。錦。幙。虛。

垂盼念良人。百感悽惻。一旦素負豪邁之伯爵。對之泣不可仰。悲痛慘切之氣。如電相觸。人生到此。天道如何。女子多情。何以堪此。樺村伯爵與芝浦夫人。正相泣於中庭。突有人超越而至。氣吁吁然。汗珠如滾。欲言若不能出。諸口夫人視之。乃老僕鐵藏。急問何爲。鐵藏曰。失敬失敬。伯爵偕夫人談話間。僕敢闖入。罪甚罪甚。但外間有客至。緣伯爵來此。有急事求面陳。且求伯爵介紹。冀一見夫人。言畢。手名刺奉伯爵。伯爵曰。緊何人。乃東西電報主筆之花房太郎。妙哉妙哉。此一來面晤。度必又有祕密之電報入我目。深雪側耳聽之。胸際益痛不可忍。呼鐵藏曰。然則速速引貴客入。鐵藏唯唯而出。

鐵藏乍奉命出接應室。而夫人暗中揣測。以爲此祕密警報。不知又演出若何慘劇。口噤若寒蟬。淚眼拭以巾帕。佇視花房入室。頃之花房太郎兩臂翕張。翼如也。趨而入。鞠躬而言曰。新聞記者最寶貴者。時間也。今爭一刻千金之價值。恕不獲備禮。但此一來。非僕之自爲計。蓋爲先生計。敢畧進見禮。話畢。不復言。少時復致敬禮。向芝浦夫人曰。芝浦夫人。僕自我社之祕密通信員。受取第二之祕密電報。可爲夫人賀。中佐無恙。戰死中。獨中佐一人。未及於難。得救於女海賊之首領高濱千浪之手。與同船室。寢食俱安。夫人可勿憂。

第三十章

芝浦夫人正在憂悲觸耳。成聲無不悽慘。得花房君此一報告。不禁。

轉。憂。爲。喜。破。涕。爲。笑。繼。而。凝。神。注。思。則。又。轉。喜。爲。憂。心。跳。躍。不。已。蓋。謂。水。雷。艇。隊。盡。燬。僅。良。人。獲。救。得。免。而。救。之。者。爲。女。海。賊。千。浪。猶。憶。其。言。曰。不。論。千。山。萬。壑。踏。破。鐵。鞋。必。掠。得。芝。浦。郎。君。置。之。膝。下。爲。男。妾。云。云。嗚。呼。昔。女。海。賊。來。此。放。言。漫。論。猶。以。爲。恣。譎。浪。耳。今。果。徵。諸。事。實。言。念。及。此。益。悲。憤。填。膺。淚。如。雨。下。

花房太郎復移椅促坐長嘆而言曰既略陳梗概以先悅夫人意茲復有所縷述願伯爵與芝浦夫人靜聽之君等亦知第一第二之秘密電報彼通信員具何等苦心毅力始得傳來乎蓋與女海賊同船而居執勞働卑賤之役乃得傳此二通之秘密電報又不知糜費多少金錢第金錢猶可取償於新聞賣價蓋此等秘密電報脫發表於

世必增殖大多數之讀者。雖然。是豈花房氏所忍出此。以日本名譽之海軍。摧折於海賊。倘聞於鄰國。挫損國威。莫此爲甚。僕日本人也。日本人而不愛日本國。徒以金錢爲目的。大失日本人之資格矣。然旣得此祕密電報。僕不發表於世。未免負通信員之苦心。雖然。今盡陳於伯爵與貴夫人及芝浦夫人之前。則亦無負於此第二報矣。伯爵頷首而言曰。敬蒙惠言。愧無以報。深雪亦前致謝辭曰。將何以報。君以盡妾之心願乎。敢誌盛德。弗諼。

花房曰。如夫人言。則吾豈敢。且有新聞未盡發表。僕今者往橫須賀。有要務。俟諸暇日。再當造訪。並將告伯爵。以僕潛入海賊艦及逃出危險之狀況。

花房且言且起。出時計一覽。整衣而出。伯爵夫婦起立。婉言謂深雪曰。何幸而得中佐無恙之報告。夫人請自今以往。可勿憂念。老夫等亦小住別墅。暇時再當過訪。夫人有暇。亦可辱臨。敝廬暢談衷曲。以破寥寂。

伯爵夫人婦人也。惟婦人善解婦人之深意。復握深雪夫人之手。慰之曰。苟鬱而成疾。纏綿牀第間。誰是知情者。妾今者割慈忍愛。亦惟自解自慰而已。語未畢。淚承兩睫。不噤長聲。嘆息。

深雪夫人曰。感謝盛情。謹如命。嗚呼。彼蒼者天。可奈何。亦嘆息不置。

第三十一章

花房太郎既別芝浦夫人而出別墅。樺村伯爵夫婦又起辭去。臨別。

握手再四。慰藉同病。相憐親逾骨肉。深雪子。矯持神態。豁若忘憂。緩步送別。閉門而入。閱其無人時。或向隅暗泣。或竟日孤坐。凝神寂聽。聞人足音。蹙然則驚起。外顧無時。或忘良人之歸。每一念及女海賊。千浪則磨牙礪齒。恨聲振屋瓦。

別墅後小松原間。突有一男子奔而出。裝束頗不羸俗。髯與髮蟬聯。由頂劃分作法。蘭西派。西裝精潔。儼然一紳士也。脫帽疾走向砂山。行屢掉首。回顧若有人尾。諸其後者已而一鳴口笛。距離數十武外。亦有人鳴口笛相應。緊何人。東西電報反對黨東都日報之主筆荒山巖北是。

紳士曰。荒山先生。勞久待。荒山答曰。山下鶉介先生。亦既成功矣乎。

紳士曰。請先生潛於檐下。竊聽之。可也。荒山曰。君勞苦甚矣。彼花房奴。果如何。女海賊事。彼奴已探得祕密乎。以君之能。必有所得。請明以告我。紳士曰。無多發現。惟聞一大事件。荒山曰。如何大事件。紳士曰。水雷艇隊。全已覆滅。荒山驚曰。覆滅於女海賊乎。紳士曰。然。惟芝浦中佐一人獲免。然亦生擒於女海賊之手。荒山曰。何故。東西電報不發表於先乎。紳士曰。不得其解。雖然。此種祕密報。確實無疑。荒山曰。果如此。甚善。甚善。請再言其他。紳士曰。言盡於此。其後樺村伯爵。與花房及芝浦夫人。共語祕密談聲。細不可辨。或者利用他法。引而出之耳。荒山曰。善。試先以水雷艇隊事。用電話通告後。再計議。紳士曰。將飲酒。其何往。荒山曰。三橋最佳處。請先行。

第三十二章

荒山既別探訪長山下鶴介轉身至芝浦別墅軒昂其氣宇堂堂正。正通刺入求面晤芝浦夫人有一女僕報告夫人曰今又有客求見。遂手名刺奉夫人夫人淚眼未乾急以巾拭之視名刺謂女僕曰此。東都日報主筆也可肅之入接應室女僕奉命出夫人低首沈吟曰。東西電報之報告雖決無謬誤但東都日報既與反對就女海賊事。件頻頻注意探訪與東西電報勢不相下或者又有一番新聞亦不。可測果如是則東西電報之報告或有未可盡憑乎蓋深雪戀戀良。人癡念固結苟有探訪女海賊事者無不奔赴求見如病者之視良。醫女僕遂越限而出即持名刺迅入接應室俄女僕導荒山入從容。

就座。

夫人曰。先生卽東都日報之荒山先生乎。荒山曰。僕荒山巖北是。夫人曰。妾芝浦之妻深雪也。荒山起敬曰。然則與夫人初次謀面。荒山語次。忽而滿面羞澀。緋紅上頰。若映朱霞。手足局促。如轅下駒。恍惚墮入五里霧。幾不自知其胡爲來此而已。之造訪芝浦夫人。滿腔心事。都已忘卻。蓋見深雪以美人玉質。愁斂翠眉。杜鵑花耶。秋海棠耶。嬌顏如醉。情不自禁。目注視良久。不稍瞬。口噤。乃不能作一語。深雪夫人視之。亦不識其何意。惟久坐不言。不復能耐。先致辭曰。荒山先生。有何賜教。得毋水雷艇隊武庫號之消息。將聞於妾乎。荒山始如半空聞霹靂。氣促不復能出聲。吃吃而言曰。僕略知之。俟明日

載新聞奉閱。今者見夫人大不敬。不知何故。欲言而氣促。不能發聲。夫人曰。然則武庫號仍見滅於女海賊之消息乎。荒山曰。夫人亦既知之。僕實來慰問。爲敵社代表者。夫人曰。敬謝盛意。言畢若大失望。淚珠如滴。

荒山大呼曰。雖然。夫人勿憂。敵社就此事件。注全力探訪。最機敏。兩三日中。必得真確消息。報告夫人。荒山辭夫人而起。徘徊不能出門。戶復自語曰。芝浦夫人之美貌。膾炙人口久矣。今獲一見。誠出意外。始知非言語所可形容者。海濱蕭瑟。獨處無郎。花落春風。蟲鳴秋雨。寂寥景況。其何以堪。天下多美婦人。獨令人魂魄戀此。

第三十三章

芝浦夫人輾轉反側。鬱思不解。一日散步海濱。少遣悲思。挈女婢向由井濱進行。瞥見前途有衣服麗都之男子。軒然而來。夫人注目凝視。彼男子見夫人眼線直注。遂舉手脫帽向夫人施敬禮。邁步而至。夫人謂女婢曰。花娘彼奔來者。繫何人婢子。曰。昨日入見之新聞記者。非耶。夫人曰。彼東都日報之主筆荒山乎。言次。荒山已近夫人側。荒山曰。僕昨日誠失敬。夫人曰。何謙之甚也。妾誠失敬。先生何喘息。若此。荒山曰。僕爲爭一刻千金之時間。大吉報於夫人。故捨命狂奔。夫人請勿憂竊爲夫人喜。竊爲夫人賀。夫人曰。水雷艇隊歸來無恙乎。荒山曰。縱不能保。中佐無恙。夫人可勿憂。僕今者願偕夫人往救中佐。出。僕抱此主義來。夫人須速速偕行。時迫矣。若失此不救。海賊。

艦隊。又不知挈中佐向何處矣。荒山且言且躍。夫人曰。果何在。果何在。荒山曰。在大島中最遠之孤島。繫以猿轡。手足堅縛如尸骸。夫人。夫人。事急矣。時迫矣。徒費口舌。誠無益。且緩則恐生變。夫人。夫人。其速行。夫人。其速行。又復向女婢曰。頃與夫人言。婢子當盡悉。夫人。今與僕偕行。救中佐。婢子且歸。見鐵藏爺。其善爲說辭。

夫人曰。雖然。荒山先生。此相摸灣。非淺渚。比無舟楫。不能以徒步往。顧安所得舟乎。荒山曰。此間潮落地。燥不虞泥濘。至於舟。已早爲預備。夫人。其速行。夫人曰。然則花娘可歸去。守管鑰。勿他出。花娘答曰。家事有鐵藏爺。請勿憂。

荒山遂把夫人手。引而急行。至海濱。有快艇一艘相待。乘之。其急如

矢頃刻入烟波深處渺不可見。

第三十四章

女婢花娘歸匆匆入門適鐵藏爺以隻手掃庭除花娘驟呼曰鐵藏爺鐵藏曰突如其來猛然一聲令人驚嚇夫人何以不歸花娘曰夫人乘舟向大島去矣鐵藏曰花娘殆發狂病不然何出此言花娘曰非誑言爲救中佐郎君去鐵藏曰救中佐郎君去乎花娘曰然哉女海賊不識何怨於中佐郎君繫以猿轡堅縛其手足棄之孤島鐵藏橫截其語曰何以知之花娘曰卽昨來荒山先生者途次狂奔遇夫人報告遂偕夫人乘舟往。

鐵藏大驚喪魄篲失手墮地狂呼曰危矣哉危矣哉花娘曰何故鐵

藏曰。東都日報之記者。女海賊之一分子也。花娘曰。怪哉。女海賊之分子耶。鐵藏曰。此一去也。或者女海賊使來盜夫人。不然。何狀。恩恩奔告夫人乎。脫荒山果遇中佐。欲救之。已耳。必輾轉時。問來迎夫人。與之去。甯有是理。鐵藏跣足奔。而出行。至由井濱。矯首遠望。不見片帆隻影。望洋浩歎。頓足而呼曰。遲矣。晚矣。追其何及。

海天蒼蒼。伊人何往。求蹊涉澤。杳無所之。舉足數武。就訊於漁父曰。適有一男子。偕一貴婦人乘舟。君見其何往。漁人答曰。二分鐘前。有一西裝男子。偕君家別墅之貴夫人。到此。挽夫人乘快走艇。彼男子自操舟。向海波深處去。我目覩之。鐵藏曰。君既見之。窺其狀態。何若。漁人曰。別墅之貴夫人。得母有情癖。偕彼狡童淫奔乎。鐵藏曰。母安。

言。適。海。賊。來。盜。夫。人。去。漁。人。曰。予。在。海。上。業。漁。久。矣。海。上。傳。聞。略。知。一。二。海。賊。中。有。赤。髯。者。有。鐵。面。色。者。有。鷹。隼。盞。目。者。夫。人。不。幸。乃。汚。蟻。於。海。賊。之。手。而。海。賊。實。非。常。之。幸。福。脫。夫。人。首。如。蓬。面。如。瓜。腹。膨。膨。大。如。瓠。其。形。若。蓼。母。都。醜。者。人。將。趨。而。避。之。斷。不。至。有。此。天。外。飛。來。禍。漁。人。刺。刺。不。休。鐵。藏。不。答。癡。立。若。木。雞。是。時。海。濱。風。聲。怒。號。浪。花。如。雪。惟。灑。一。掬。英。雄。之。淚。而。已。

第三十五章

芝浦夫人乘快走艇。行駛若飛。荒山果善操舟術耶。不然。何以具非常速力若此。船直向一大島進。卽所謂相摸灣之中心也。一轉其方。

向遙見有大島橫當中流。波濤洶湧。與舟相激。船播搖如箕。芝浦夫人頭眩心醉。憑倚船舷。伏不可仰。謂荒山曰。荒山先生。水流湍急。風波險惡。以此等一葉小舟。能向大島行乎。荒山曰。風浪不惡。穩渡無恙。毋多慮。夫人曰。如此沖激。尙無虞耶。荒山曰。此間從未問津。今者初向大島行。未遑計及危險。

夫人大驚。舉首見大島橫亙中流。船逼向前進。失聲曰。然則所謂棄中佐於大島者。乃子虛乎。荒山曰。然。夫人試思之。曩者女海賊高濱千浪。非與夫人之良人有情癖者耶。親愛之且不暇。如何肯爲此慘酷。以待良人乎。料想此時中佐方偕千浪乘舟游覽。作種種快樂。消受人間豔福。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中佐旣忘情夫人。夫人亦何

不可暫忘中佐耶。夫人曰：有是哉。願君誘妾偕入於海者，果何爲。荒山曰：屆其時，當明瞭。夫人曰：然則將向何處行。荒山曰：不必問何處行。夫人乘僕之船，僕操舟在手，有自由權，尋得桃源，避人間世，有誰知者。夫人曰：是何言歟。君東都日報之記者也。胡亦來誑我。殆女海賊之分子耶。殆受意於千浪來殺妾耶。荒山曰：愚哉。夫人豈有新聞記者，而以殺人爲事者乎。若欲殺夫人，豈窮於術，何爲苦心偕來。此荒山語畢，回顧左右，有頃，復謂夫人曰：風浪漸高，縱一葦之所如。臨萬頃之茫然，宇宙蒼蒼，海天茫茫，鷗鷺跡稀，漁舟斷唱，蛟龍潛吼，水族戰爭，此天與我佳境也。時乎，時乎，弗可失矣。夫人聞之，泣然出涕，若束手待斃者。

第三十六章

芝浦夫人沉醉於船。心若轆轤。或上或下。一念盼望良人。一念驚怖。荒山。半死。半生。奄奄。傾倒於船中。

時船漸漸著岸。荒山維舟於巖石。抱夫人起。喚之曰。夫人。速醒。船既泊港矣。鯨濤。鱷浪。苦我夫人。其舍舟登陸。夫人聞之。如夢中驚醒。氣微舒。驟問曰。來何處。來何處。荒山曰。此名烏帽巖。僅有巖石之孤島。島之週圍。海水澎湃。大抵無寄舟於此者。此無人島中。僕與夫人蓋空谷之足音耳。僕將偕夫人登陸。夫人速醒。

荒山遂覓巖之平坂。徐徐導夫人行。夫人發聲。淒楚。呼荒山曰。君何爲。偕妾來此。荒山曰。僕雖不出諸口。當爲夫人所深諒。僕所以偕夫

人來此荒島。不避艱險者。誠非所願。第夫人家有鐵藏。老僕猶眼中。之有釘也。沈思竟日。不得已。乃用此一策。噫。僕曩者見夫人如貓食薄荷。醉不能醒。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今者不過欲愜僕之希望耳。烏帽巖卽三生石也。夫人曰。妾之身。芝浦中佐良人之身也。穢褻之言。慎毋污我耳。荒山曰。夫人謬甚。今者芝浦中佐。猶是夫人之良人乎。女海賊高濱千浪。已勒爲男妾。且舉爲海賊船之艦長。夫人對於中佐。誓柏舟之操。耿耿胡爲。願夫人聽荒山言。試觀荒山亦一非常可親之男子也。乃終涕泣無言。僕甚不解。夫人曰。無論如何。甘言媚辭。妾鐵石心腸。終不可屈。噫。噫。胡爲者。是時荒山輕佻態度。不能矯持。須臾一躍。近夫人側。大聲曰。夫人若。

堅執不允。僕風情熱度已造極巔。不得不用強硬手段矣。縱使夫人。嚙荒山之指。食荒山之肉。若不如荒山所願。夫人其留意魔睡劑。僕爲夫人計。曷若慨然一諾。則美在其中。暢於四支。不亦快哉。夫人曰。妾身可殺而節不可屈。請卽殺之。荒山曰。夫人此際尙縱嬌性乎。言至此。吾術窮矣。不得不用強硬手段。將借魔睡劑一試。

荒山言次。衣囊中探取小瓶一。芝浦夫人見之。危急恐怖。恨不震斷。聲帶狂呼。乞救。雖然。空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其誰得而聞之。

第三十七章

荒山拔魔睡劑之瓶塞。將以嗅夫人。手未及舉。巖畔斗露一人影。突擊荒山。適中其持瓶之手。自下而上。魔睡劑之瓶。倏焉脫手。飛撲荒

山鼻觀一時水漬淋漓。被面殆滿。荒山驚曰。誰來。干預。乃公事。其人曰。誰乎。君不識東西電報之主筆花房太郎乎。荒山努目而視曰。何來。花房太郎。

言次忽變色。大叫則魔睡劑之力。作猝然而倒。酣眠不醒。夫人驚訝曰。花房先生。胡爲乎來。此花房曰。僕見荒山乘夫人以快走艇。出由井濱。度必有不可思議事。但航行何處。渺不可測。繼而思及烏帽巖。人跡罕到。得毋來此。遂乘自轉車。走海岸。自距離最近之須賀浦。用新式之浮袋。來此。島乃出。夫人先以待荒山。奴久矣。夫人曰。幸先生來救妾。生死而肉骨。恩莫大焉。願入此無人之境。安得歸。鎌倉別墅。乎。花房笑曰。荒山惡奴。已預爲我等計矣。不觀巖石之維舟乎。雖然。

須臾荒山醒。必生阻力。當速行。夫人曰。然則荒山將置於斯乎。花房曰。然。自作之。自受之。夫亦何怨。荒山持來魔睡劑。適足以自殺其軀而已。此無人島。荒山既欣然而來。今棄彼於此。正如願相償。亦何不可。夫人曰。多勞先生。妾心滋不安。

芝浦夫人仍登快走艇。花房太郎操舟自如。頃離烏帽巖。向鎌倉進行。

荒山昏昏。沉睡鼻息如雷。曩者彼曾言芝浦中佐。被羈於無人島。今乃自縛於此。孰使之來耶。脫女海賊見之。荒山雖善誑。將以何辭對之乎。魔睡劑之力。較猿轡何如。荒山當能辨之矣。

第三十八章

烏帽巖寒風冽冽。冷氣砭骨。荒山仰臥其上。魔睡劑力漸解。適海潮湧至巖穴間。聲如洪鐘。浪花四迸。打作飛雨衣帽。盡濡。荒山週身如浴。攀石起立。瑟縮若寒雞。奔赴巖巔。豁眸凝視。則芝浦夫人及花房太郎皆失所在。轉忻然有喜色。以爲快走艇尙在。急奔至繫艇處。徧覓不得。荒山始倉皇失措。輾轉左右。無可投足。不禁失聲大哭。是時荒山身疲無力。不能自主。卽就巖石斜臥。仰視天色朦朧如烟如霧。不辨朝暮。令人悶絕。良久忽憶身畔有時計。採取視之。曰。現已三時矣。三時天近曉。然則酣眠於此。已十時間。飢火中燒。腹如牛吼。將奈何。欲登陸。無一航可渡。欲行空。無兩翼能飛。或者待天明時。有漁舟來。其可渡乎。所最恨者花房氏。然深雪子尤啣之入骨。昔者戀

愛之情。今盡變爲憎惡之念。且較戀愛之情爲更甚。不識何時一洩此怨。以快慰我心乎。

荒山不知自咎。而滿口怨人。可笑孰甚。頃之。天色漸黯。濃雲如墨。荒山倍覺魂喪。至四時半。東方漸白。然遠望微茫。尙無所見。腹飢。又不能耐。幸海潮漸落。蛤蠣涸巖穴中。貝殼如錦。映入荒山眼簾。荒山情急。智生匍匐就巖穴。拾取蛤蠣。力剝之。助以海水。以慰胃蟲。嚼之。雖珍饈。不是過。嗚呼。荒山奇餒。如鬼求食。幸在無人島中。可勿慮他人與之攫取矣。然一念及巖畔人影。則又恐有奪其手者。

荒山既小果腹。天已破曉。大磯小磯。厯厯在目。如夢初醒。神思頗爽。未幾漁舟結隊而來。荒山目注視之。見漁舟逐浪。或遠或近。若卽若

離荒山之心。魂動盪。與漁舟上下搖曳不定。忽有一漁舟向烏帽巖來。荒山喜甚。遂大聲呼救。而發音甚啞。漁人似仍未之見者。荒山心愈躁急。狂呼不止。俄而微風習習。遂吹入漁人耳矣。漁人乃轉舟傍巖下。

荒山謂漁人曰。感君盛德。脫君緩來。僕頃刻爲餓鬼矣。請速送我至江之島。或大磯亦可。當重給金錢。以酬君德。語畢。荒山作慷慨狀。急投一圓紙幣二枚於船頭。漁人曰。先生何爲一人入此無人之島。殆探險家乎。實堪敬佩。荒山面顏忸怩。歎曰。此等事言之長也。請速渡。漁人曰。唯唯。向江之島可乎。於是掉舟破浪而去。

第三十九章

東都日報新聞社員。耳目昏蔽。如長夜漫漫。不復知日。且主筆荒山巖北入社。匆遽變色。急取東京各報紙及全國之新聞。將一覽無遺。口啣雪茄。思取火。呼曰。給仕。如是者。至。再至。三。無出而應者。荒山乃自起。搜檢得火柴一枝。吸煙捲鬱鬱不樂。若有所思。是時靴聲橐橐。一男子入編輯室。而荒山神不守舍。手支頤。目上視。未及覺。察彼男子。見其狀態。掩口竊笑。輕移足趾。至荒山側。緊貼其耳。呼曰。荒山先生。荒山大驚躍起。側其面。應曰。山下君乎。來何突。使僕心膽俱碎。山下曰。非突也。君有所思。僕之來。故君不知耳。山下者。蓋東都日报社探訪長也。頃又曰。君胡爲鬱鬱者。荒山強作笑顏。答曰。否。否。無甚不樂。但見今日新聞紙所載之論說。偶有所思。山下曰。其然。豈其然乎。僕

今者亦有憂疾。特來就問於君。

言次。山上自移汽椅。坐而復言。曰。荒山先生。近有大奇事。揭於新聞紙。題曰。紳士誘拐美人。又曰。紳士餓留孤島云云。荒山曰。新聞紙上。已登載此事耶。

荒山面色驟變。汗如雨下。山下窺之。微笑。荒山愈形慚悚。度此事終不可隱。不如直揭。乃移坐。就山下低語。曰。山下君。僕今者實無面目。其如人言可畏何。山下曰。此他日事。當再籌。今但願聞先生所思者。爲何問題。

荒山益狼狽無狀。赧顏而言。曰。實無所思。山下曰。隱而不露。終無補於先生。僕見君之心。已如鏡之燭物。無微不著矣。脫無此識力。何以

任探訪長之勤務。先生非欲得芝浦夫人及花房太郎而甘心耶。僕料事如神。自詡當不誤。果如是有最好復仇之時機在。荒山曰。果有復仇之時機在乎。山下曰。然。荒山曰。對於花房乎。對於芝浦夫人乎。山下曰。中必疊雙。

第四十章

荒山沈思。有頃。恍有所得。復呼山下曰。先生奇策。得無演花房太郎與芝浦夫人野田草露事。揭諸新聞紙上。以誣蟻之乎。山下曰。否。否。姑勿論芝浦夫人與花房無淫奔之污點。卽有之。若揭其隱。則烏帽巖歷史。實足遭花房反手。荒山曰。然則如何而得復仇之時機。亦苦矣哉。山下曰。自僕視之。何苦之有。

山下張皇四顧起而掩扉附耳語曰不如殺二人以了之荒山低首沈吟久之曰殺二人乎言時意驚甚山下從容言曰對於芝浦夫人猶可說也彼花房奴倘使之優游於世界是謂我不丈夫也彼奴不
僅爲先生愛情之仇敵我社今日之衰微不振誰實使之自彼奴用探訪手段女海賊一切事實瞭如指掌揭載於東西電報舉國若狂無一不歡迎東西電報稱道花房太郎不置我社受大影響而僕等又社員中之探訪長屢遭社長白眼故恨澈心脾且憎彼奴者不僅我社也都下之新聞社及各新聞主筆舉無不憎之君特其甚焉者也僕今有一計可殺二人先生擔任適當之事務時機之至當預使君知先生其有此雄心乎

山下。鷹眼一瞬。微睨。荒山。復言曰。縱有雄心。而寡決斷力。則亦無以成事。荒山。乃壯其神色。起而言曰。僕今者已決心矣。無論如何困難。僕必爲之。且當持以毅忍力。我丈夫也。受此大污辱。揚東海之波。不能湔滌。倘嘿而忍乎。將禽獸之不若。山下。君其明以教我。山下。曰。先生既決心矣。僕喜甚。僕有言。君其聽之。

第四十一章

荒山。躍躍欲試。憤氣雲湧。側耳而聽。似急莫能待者。山下。曰。昨日僕在新橋停車場。遇開往橫須賀線之汽車。至芝浦。夫人乘之來。僕當時正暗揣夫人搭車何往。忽見花房太郎出迎夫人。掖夫人登自由車。已亦乘自由車。尾其後。追風逐電。瞬息不見。荒山。僂語曰。彼二人。

果何往。君曾尾諸其後否。山下一笑曰。先生猶有妬心耶。荒山面變赤色曰。今其何時。此等戀情。早化作白雲蕩漾太空矣。山下曰。僕曾尾二人行。荒山曰。尾之何處。山下曰。入芝浦夫人之父太原義八郎之邸。荒山不覺自傾其首。凝神曰。太原之邸。

山下曰。毋躁。且諦聽之。有頃。有一黑色之馬車。亦入太原家。狙而睨之。夫僕之眼力。最靈敏活潑。其射入我眼簾者。確是樺村伯爵。不爽絲毫。時芝浦夫人。花房太郎。樺村伯爵。此三人昂然直立。成代數式。問答聲細不可辨。總之。彼等爲女海賊事。無論何人皆可揣想而得。但係研究何種問題。僕欲聞而不得。乃演用習慣之狙伺術。潛伏檐下。果聽其談女海賊事件。第一問題。爲救樺村伯爵之女公子登代。

子姬第二問題。爲救芝浦中佐。最後與女海賊戰。乘太原義八郎之游船。樺村伯爵爲總指揮官。花房太郎與芝浦夫人亦與斯役。募敢死士十五名。組織精銳部隊。巡航日本海、印度洋、南洋等海面。無論何處一遇海賊。卽借作戰場。開一大海戰。限一週間內。募集敢死士。太原之游船。則名遠洋丸云云。荒山曰。然則先生妙策。將使僕助女海賊。以殺遠洋丸之士官乎。山下曰。否。否。此等迂遠計。僕不慣行也。不須遠洋丸出東京灣。卽使蕩爲飛煙。化爲灰埃矣。荒山曰。能如此便捷乎。山下曰。此等事。果有準備。何患不成。蓋山下之善爲組織。若已胸有成竹者。

荒山曰。戰事非同兒戲。敢問準備何在。山下曰。第一準備。爲水雷火。話未畢。荒山踟躕。搖首向山下。曰。水雷火誠善。但此等物。烏從購得。之。山下曰。君勿憂。有僕敢擔任。僕有一知己。爲海軍馭用商人。苟屬彼。自海軍購水雷二枚來。唾手事耳。荒山曰。即使水雷入手。而不善使用。亦弗濟也。水上之地點。素未研究。雖有水雷。與無水雷同。山下曰。吾有一友。曾爲佐世保之鎮守府之海軍中尉。以事免官。倘以此等事相託。最妥善。今者作戰之計畫。第一水雷。第二使用者。第三水先案內。按國際公法。凡外國船入港灣。須由本國引之入。謂之先案內。水先案內。今彼等不知水上地理。故亦須水先案內。第四戰船。僕已一一準備矣。荒山曰。苟如此。則花房太郎及芝浦夫人之乘船。立使之碎若齏粉。甚易易耳。但水雷果設置何地點。山下曰。僕

嘗察東京灣之出口。觀音岬之邊。設置最宜。荒山曰。然則觀音岬既得地勢之要領。使用水雷。必賴舊中尉其人者。須使之爲謀。必忠。毋敗。乃公事。山下曰。此無庸慮。但無論何事。皆以黃金爲要點。若不多費金錢。則事必敗。荒山曰。金錢細事耳。但所需幾何。山下曰。先給百圓。明日十二時。取付。蓋彼等聲言。一週間內出發。遲恐不及。荒山曰。然則彼等出發時期。不可不探知。山下曰。僕非鹵莽者。談次。又有一編輯員入室。山下曰。請從此辭。遂出。

越五日。山下急奔入社。報告荒山曰。水雷及舊海軍中尉。皆準備矣。探得樺村伯爵。花房太郎。芝浦夫人等。三日後。卽出橫濱。進捕女海賊。

第四十三章

船舶數千。煙交霧凝。而縱橫自如。任其所之者。橫濱灣頭也。中間黑煙團團。直上望而知爲出帆期。近者有汽船一艘。上等室之食堂。陳設華美。有大几案。橫陳其間。圍坐者八人。上座爲樺村伯爵。其右則老紳士芝浦夫人之父太原義八郎。其左則伯爵夫人。由右而挨次坐者。伯爵之僕信田眞吾。由左而挨次坐者。花房太郎。與船長酒井貞司。與上坐對待者一芝浦夫人。深雪子。一老僕鐵藏。在二人之中。央伸首注目。睽睽以視一座客者。芝浦中佐之愛犬也。

樺村伯爵。挈僕信田者。爲防女海賊之毒噬也。芝浦夫人。攜鐵藏及愛犬者。爲助其救良人於危難。探良人之消息也。花房太郎。則一腔。

熱血憤火中燒爲樺村伯爵及芝浦夫人之救助也。且思殲茲羣醜。使天下人心洶洶之海賊艦隊立時消滅。以塞全國人心之望。並以報懸身桅頂之仇。

伯爵夫人與太原義八郎一則送別良人。一則送別愛女。且啜咖啡。且話海上風景。

此汽船舊名山川丸。三千二百五十噸。十九海里之回漕船也。爲太原義八郎所有。當日清戰事之終局。山川丸亦被徵爲運送船。其速度非常。大著功績。天皇賜特別之賞金幣二百圓。敍船長酒井貞司勳六等。因此大紀念。特又改名爲凱旋丸。

太原義八郎呼船長曰。六時出帆乎。船長曰。然。船長酒井貞司蓋以。

最敬之。辭相答。太原乃出時計閱之。對樺村夫人曰。今五時二十分矣。將屈出帆時。偕歸可乎。樺村夫人曰。幸甚。願謂酒井曰。伯爵年高。君其十分注意。信田一人不足恃也。深雪夫人亦敢相煩。酒井答曰。敬聞命矣。太原亦謂酒井曰。酒井君此一去也。惟君力是恃。答曰。僕敢不鞠躬盡瘁。毋多慮。

樺村夫人戀戀伯爵。復前致詞。諄託花房。信田若不忍別。太原向夫人曰。吾家女郎已重煩花房君。酒井君及鐵藏爺矣。時不可緩。毋再徘徊。遂同乘小舟登陸。

樺村夫人臨別時。兩眼含淚。願伯爵曰。願良人早偕女郎歸來。毋使妾望眼穿也。伯爵頷首不置。蓋樺村夫人意中默想。伯爵若非偕愛。

女歸來則斷無生還之日。念愛女兼念良人。故言與淚俱也。然以爲或不幸見殺於女海賊耳。初何料今夜卽有暗攻者。安置水雷將沈碎。此有名譽之凱旋丸乎。

第四十四章

夕靄杳冥。圍罩橫濱遙遙望之。虛無縹緲之中。一舟衝開暮色。鼓輪疾駛。正凱旋丸拔錨於橫濱港時也。

汽船出東京灣向何方。面雖船長酒井不能預知。蓋此祕密主義。若一洩露。恐撲滅女海賊之目的。向某地出發。向某地進剿之評判。載之新聞。而入於海賊艦隊之目。使得爲應戰之準備。又或鬼神雷電之海賊艦隊。隱藏不見。至我軍老且疲。彼乃邀截一戰。則勝負在不。

可知。且僅女海賊艦隊。尙不足患。或有強大鄰國。使海軍陰爲援助。尤不可不注意。故謹守祕密。此次出師滅女海賊。無一人得知者。衆見之。咸以爲尋常之航海遊歷耳。而船員亦或知。或不知。

總指揮官者樺村伯爵也。花房太郎爲參謀官。伯爵、花房、信田、鐵藏、芝浦夫人相嚮而坐。計畫對於女海賊之戰略。忽船長酒井貞司排闥而入。蓋酒井以汽船進行之始。運轉士必受機關長指揮。故入食堂就問。

酒井入一座。皆驚。五人者同時注目。酒井嘿然無言。酒井就座發言曰。船雖出帆。敢問向何方。樺村伯爵曰。尙無一定地點。其向女海賊之居所乎。酒井曰。唯唯。雖然。女海賊之消息。原不載新聞。伯爵曾

哉。何不愉快。若是荒山曰。來日方長。快男兒飲酒無窮期也。今日忙甚。何乃從容飲酒。答曰。所謂今日忙者。君言之則可耳。僕不知天下有甚忙事。若今日有酒不飲。將待何時。荒山曰。究何說也。答曰。飲酒耳。又何說。

言次發聲長嘯而荒山茫然不知何謂。宛然狐狙雞而獵師。又持鐵礮狙狐後。奇絕奇絕。

第四十六章

山下乘興大嘯曰。醉天醉天。愉快無量。先生其亦暢適矣乎。先生蓋討戀情之敵耳。雖然芝浦夫人宜如何悲其遭遇。先生憎夫人之心。試仍變爲憐夫人之心。愛夫人之心。頃刻玉石俱焚。紅顏薄命。先生

其忍坐視而不一援手乎。荒山置之不答。出時計視之。曰。六時已過。請送僕登舟。君酒興未盡。可俟歸來作長夜之飲。山下大笑曰。果如是乎。荒山曰。未爲不可。山下曰。然則君其行矣。荒山曰。請爲介紹。二人乃給酒金畢。出酒樓沿海向觀音岬行。殆有一里半許。其地奇峰插天。鳥道紆迴。有絕壁高三丈餘。力攀籐蔓。縋而下。山脈斷處。二水中分。有西洋式船一艘。潛泊於此。忽聞人呼曰。山下君乎。山下回顧。驚曰。原中尉。原中尉者。卽曩之所謂免官中尉原千秋是也。山下指中尉謂荒山曰。荒山先生。此君卽原中尉。荒山曰。千秋先生。今者種種勞君。其何以報。中尉曰。新聞紙上聞名久矣。今始識荆。何幸如之。又得山下君介紹。此後願與先生親密交際。中尉言畢。復行最敬禮。

請荒山入船。

船之暗陬有黑而黝然者橫其間。中尉指之曰。此物最宜注意。荒山曰。水雷乎。敢問三千噸以上之汽船能碎爲灰塵乎。中尉曰。先生詎不知新式水雷之利用乎。荒山曰。僕見之。卻毛髮悚然。

是時荒山將犯大罪。天奪其魄。不寒而栗。促山下曰。已七時矣。可行乎。山下曰。先生能達大望。僕所願也。僕請先歸。仍在浦賀港酒樓靜以待君。遂復攀籐蔓上絕壁。回眸一笑。自語曰。蠢哉荒山。今爲我所賣。與放逐同。自今以往。東都日報社中。惟我獨尊矣。愉快爲何如者。

第四十七章

荒山既登舟。時探時計閱之。中尉不暇與接談。把權駛出港口。船行。

迅絕入狂濤巨浪中。旋轉自在。由東京灣航行。觀音岬之大海。如乘
橈游行雪上。

船中黑暗無燈火光。但聞橈聲與水聲相激。漸漸入水深處。中尉曰。
凱旋丸六時出橫濱。何時通過觀音岬。荒山曰。約在十一時。十二時
之間。但凱旋丸有十九海里之速力。十一時或即通過觀音岬。敢問
先生。此間距離觀音岬幾何里。言時引領而望。似隱約見二三星火。
中尉曰。不過二里許。荒山曰。然則十分間可到。中尉曰。無須十分間。
中尉把櫂勇猛直進。若無暇與閒談者。斯時二人寂無一語。居頃中
尉遠睇海面。驚呼曰。前面何爲者。荒山正凝思間。驟聞其聲。不識何
故。急問曰。君驚呼何爲。中尉曰。請諦視之。前面有無燈火之巡船二

三艘相逼而來。荒山曰。彼處乃巡船乎。言次。張目遠矚。果如中尉言。其船疾駛如矢。既近。包圍之。如圓線。始猶以爲二三艘。及密邇視之。則有五六艘之多。荒山於是大驚呼曰。失策。敗乃公事。原中尉亦捨權。狂噪手足顛亂。荒山狀益狼狽。忽聞如鐵礮聲。震耳。譁曰。此船從何來。此船從何來。

既被圍。巡船水兵亂躍入。先縛二人。復在船大搜索。一水兵呼曰。搜得此處有水雷。速來速來。衆譁而罵曰。賣國奴。賣國奴。巡船何來。蓋守海岸之海軍水兵也。縛二人送軍法會議。凱旋丸幸得無恙。過觀音岬。

第四十八章

海神暴怒。浪如山擁。三日。夜。颶風不止。時女海賊之飛箭號發達爾。島進向臺灣。被大風折入旋渦中。風伯潮神齊來酣戰。飛箭號力不能敵。檣摧折。落水。僅免沈沒。駛出臺灣。以全速力進行。不料中途風阻。時期遲緩。石炭又告罄。

甲板有男女二人相對而坐。殆以海天空闊。於此縱目騁懷乎。然當此朝霧迷漫。咫尺不可辨。如在混沌世界。非可眺望景色者。且檣折炭罄。尙冒霧駛行。其蹤跡倉皇。可想而知。

彼二人者。一女海賊高濱千浪。一芝浦中佐。中佐曰。中佐郎君。至於今日。猶未解妾意耶。中佐俛而不答。千浪又曰。今郎君倔强如此。妾亦非甘俯首者。兩強相扼。何時決勝負乎。中佐默默無言。千

浪復強詞曰。憑君緘口不語。然郎君在飛箭號。足不得越雷池一步。郎君非癡漢。盍細思之。妾實告郎君。頃有探訪來報。謂凱旋丸將來救郎君。郎君聞之。必且私心竊喜。意謂行將歸去。得與柔媚之夫人相見。以妾觀之。可謂愚矣。蓋妾視此區區凱旋丸。直如摧枯拉朽耳。何足介意。一睨目。一揮臂。即使之全軍覆沒。無一生還者。不特此。即舉日本全國之海軍。妾亦不少怯。郎君亦知露國有東洋艦隊。陰爲聲援乎。芝浦驚而起。曰。猶有露國之東洋艦隊耶。僕實不知。千浪笑曰。然哉。然哉。蓋日本之海軍。妾不共戴天之讐也。舉日本海軍而盡殲之。乃妾之素願。妾不告郎君。諒非郎君所得知。妾卽曩者日清之役。戰死威海衛之靜遠號艦長宏令鐵之女也。幼育於日本。長游歷。

西歐經驗多矣。在英國時。一見郎君。魂夢卽相契合。不知何來。因緣曲曲。柔腸纏綿。不解屈指計之。已逾五載矣。妾之心。猶如一日。郎君亦知英雄兒女。本有同情。敢辱郎君。爲我黨艦隊之指揮官。何如中佐至此。不能復忍。乃大喝曰。咄。爾竟敢出此言。可謂顏厚哉。中佐語聲未絕。陡聞霹靂一震。繼聲浪而驟起。噫。此聲也。胡爲乎來。

第四十九章

三晝夜颶風。海神噓氣耶。風伯觸怒耶。使女海賊之飛箭號。不得取針路。進行旋折於南洋羣島間。及風息駛輪。又烟霧晦暝。不辨海陸。遍海中有一孤島。橫亘中流。運轉士未及注意。突觸暗礁。芝浦中佐

與高濱千浪一聞撞聲驚躍離座衆水手喧亂如蜂衙大譁曰觸暗礁觸暗礁船底漸傾倒水從下湧湧而入如噴水筒激之上射直接霄漢衆紛紛爭躍登陸

是時稱人猿猿人之怪獸驚逸出室飛躍登島千浪亦奮勇上陸鋌而走險急莫能擇正奔竄間忽見二動物此上則彼下此前則彼却注目諦視則卽恃爲性命之人猿方與一猛犬大奮鬪千浪奔且喝疾奮臂來救助人猿乃一轉首而寒光一道直射眼簾則短刀自側面飛至矣正默想事出意外不可不防陡又聞大聲呼曰千浪賊芝浦夫人深雪遲汝久矣速償我郎君速償我郎君千浪大喝曰夫人忘爆裂彈乎且言且舉其緋絹手帕詎兩臂如縛不得上舉蓋花房

太郎伺其後已扼其敏腕矣。於是花房笑聲大作。戲之曰：「爆烈彈之效力。今果何如園游會芝浦別墅之歷史。予猶記憶之。」千浪大呼曰：「猿人速來。而猿人已爲犬嚙其喉。倒地死矣。」千浪又復顧船上呼曰：「誰來救爾首領者。」一望日出霧消。烈燄上冲。若霧若烟。船又化作空中飛行艇矣。芝浦夫人心靈手敏。乘隙舉刀。刺其胸孔。突如拳血溢。如飛電千浪。握拳透爪。曹然倒絕。

有肩銃老人自島下鳴口笛呼犬來。撫其項曰：「爾今日能報主恩乎。」犬前後跳躑。以兩爪加頸上。若三呼舞蹈者。蓋先時樺村伯爵發銃擊人猿。以是得受制於犬。犬亦有知殆鳴謝乎。抑爲主人賀乎。信田眞吾、酒井貞司、鐵藏、與海賊艦隊大戰獲勝。偕衆水手爭來報捷。且

大。呼。萬。歲。

第五十章

芝浦夫人殺斃女海賊高濱千浪。既洩其怨憤。而良人猶未覩面。於是心熱如焚。狂奔躑足。大聲號呼。中佐遙遙應聲。至而夫人以叢莽隔絕。聲隱隱不可辨。是耶非耶。恨不一蹴而至。頃之中佐果來。深雪狂喜。喜極復悲。發顫聲。問曰。郎君尙無恙乎。中佐亦堅握深雪。手婉語曰。夫人亦無恙乎。得毋偕花房太郎來此。兩人意緒纏綿。悲喜變無常態。

已而花房來致敬禮。賀中佐曰。中佐無恙。願登代子姬。曷爲不與中佐偕來。中佐尙未及答。樺村伯爵氣促聲斷。踉蹌而至。謂花房曰。花

房君。僕徧尋登代子。不得。以爲已葬於人猿之腹中。乃彼處有一黑色男子。遠遠偕一女郎至。頗類吾女登代子。姬僕老矣。目光昏眊。君試注視之。花房引領望曰。然哉。然哉。伯爵不見彼女子。足如脫兔。飛奔而至乎。蓋女公子已遙望見伯爵。故也。彼黑色之男子。非他。卽海賊船之黑奴。亦卽東西電報之記者。新井參吉君之幻相也。語未畢。黑色男子已攜登代子至。不遑與他人作禮。卽呼花房而語之。曰。花房君。僕火海賊船。手段敏捷否。語已。相視而笑。登代子奔投入伯爵懷。放聲哭曰。得非夢耶。父何爲來此。伯爵亦忍淚不止。答曰。一月前。爲勦滅女海賊。救中佐與吾愛女。航海來此。忽遇暴風。泊此島下。俟風靜出帆。乃適遇女海賊之飛箭號。觸礁沈島下。因而成功。此天助。

我也。

芝浦中佐與深雪夫人共話別離情況。喁喁不止。樺村伯爵與愛女登代子各抱首啜泣。花房徘徊其間。久之大聲言曰。言之甚長。勿徒作兒女泣。令人寡歡也。少焉潮生海上。月色玲瓏。天上人間團圓一。樣。僕有斗酒。藏之久矣。願助君等作家宴。卽就此孤島藉石爲席。藉草爲茵。共諸君一醉耳。言次見中佐之犬亦搖尾其側。乃復曰。此功狗也。其愛憐之。

一週間後。凱旋丸開駛。復入橫濱港。樺村夫人與太原義八郎聯袂。歡迎笑聲與潮聲相應。和船上衆水夫亦躍躍呼萬歲。大聲發水上。

終

丁未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女海賊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此書
有著作
權
翻印
必究

著者

商務印書館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七二七二

861-57

719-42

小 本 小 說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白	車	實	指	毒	一	雙	白	媒	化
巾	中	石	環	藥	東	鴛	頭	孽	身
人	毒	城	黨	嶙	緣	侶	年	談	談
二角	二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小偵探
桑	多	圓	三	華	鴛	情	血	雙	空
伯	那	室	人	生	盟	泊	泊	喬	谷
勒	文	包	包	包	離	鴛	鴛	記	佳
包	包	探	探	探	合	俠	俠	記	人
探	探	案	案	案	記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